

杜少陵全集详注

世

少

世

世

世

世

世

杜詩詳註卷之十六

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輯註

諸將

去聲

五首

公自永泰元年夏去蜀至雲安次年春自雲安至夔州據末章云巫峽清秋當

是大曆元年秋在夔州作其前二章乃追論去年事也

漢朝

音潮

陵墓對南山湖鹵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墓地

早時金盃出人間見

音現

愁汗馬西戎逼曾

音層

閃朱旗北斗

殷

音烟諸本作閒正異作殷

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首章為吐

蕃內侵責諸將不能禦寇上四嘆往事下四慮將來顧

注陵墓對南山見其近在內地而吐蕃入關發塚其禍烈

矣不忍斥言故借漢為比廣德元年柳伉上疏謂大戎犯

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闕焚陵寢即其事也此於

祿山無涉。張遠注：帝王曰陵。公卿曰墓。玉魚應陵。金盃

應墓。昨日早時言變亂倏忽，愁汗馬指吐蕃人寇。

閃朱旗，謂焚宮烟焰。蒙是覆地，對出字為工。汗馬赤血

對朱旗自稱。顧注：末句緊接上二言，前日之愁現在目

中，豈可玩愒而遽破愁顏乎？兩愁字，丁寧致戒，不嫌重複。

盧注：永泰元年九月，郭子儀請遣諸道節度各出兵屯

要害，諸將猶擊毬為樂，故有末句。○王濬表：傾亂漢朝

長安志：終南山連亘藍田諸縣，西漢諸陵及大臣墓多與

之相對。鼂錯書：漢興以來，湖鹵數入邊地。後漢赤眉

發掘諸陵，取其寶貨。此西京事。董卓使呂布發諸帝陵及

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此東京事。詩言：陵墓對南山，指

西京也。賁生曰：三四敘陵墓發掘之慘，本惡境而出，以

雅語若張載七哀詩：便房啟幽戶，珠柙離玉體。便覺出言

直致矣。西京新記：宣政門內曰宣政殿，初成，每見數十

騎馳突出。高宗使巫祝劉明奴問其所由，鬼曰：我漢楚王

戊太子死，葬於此。奴曰：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

葬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道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

葬我，漢書自遺誤耳。明奴因宣詔欲為改葬，鬼曰：出入誠

不安，改葬幸甚。天子斂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勿見奪也。

漢武帝故

事鄴縣有一人於市貨玉杯吏疑其御物欲捕之因忽不見縣送其器推問乃茂陵中物也霍光自呼吏問之說市人形貌如先帝

〔朱注〕南史沈炯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

武通天臺為表奏之其畧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王

盃遂出人間即此事也

〔搜神記〕盧克家西有崔少府墓

克一日入一府舍見少府以小女與克為婚三日崔

日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

見崔氏抱兒還克又與金盃并贈詩克取兒盃及詩女忽

不見克詣市賣盃崔女姨母曰昔吾妹之女未嫁而亡贈

一金盃着棺中

〔杜詩博議〕戴叔倫贈徐山人詩漢陵帝

子黃金盃晉代仙人白玉棺可見玉魚金盃皆用西京故

事實與漢朝陵墓相應但漢後稗史自西京雜記風俗通

拾遺記諸書外傳者絕少無從考據耳盧克幽婚恐尚非

的證

〔胡應麟曰〕早時金盃出人間說者謂用茂陵玉盃

遂出人間語以上有玉魚字遂易作金盃或謂盧克幽婚

自有金盃事杜不應竄易原文然單主盧克又落汗漫二

說迄今分掣不知杜蓋以金盃字入玉盃語一句中事詞

串用兩無痕跡如伯夷傳雜取經子鎔液成交正此老爐

錘妙處而注家並失之淮陰侯云此自兵法顧諸君不省

耳余於注杜者亦云

〔按趙次公曰〕閃朱旗於北斗城中

閒暇自若此以閒對逼似為工稱但汗馬西戎四字既屬
連用則朱旗斗城不應湊用朱注指為旗上斗星則殷字
正與閃字相應周必大曰漢書有朱旗絳天此云朱旗
北斗殷見斗亦赤矣殷紅色也修書時避唐宣宗諱故改
作閒耳考左傳三辰旗旂疏云畫北斗七星漢書招搖靈
旗九夷賓將注畫招搖於旗以征伐招搖北斗第七星也
東觀漢紀段熲徵還京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殷天蔽日
左傳左輪朱殷杜臆唐志李林甫請停上下魚書自是
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駝馬鍋幕糗糧俱廢矣時府人目
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矣今吐蕃為寇
當拒之於疆場而第守涇渭已在畿輔之內况材官不知
其多少大抵皆侍官輩耳通鑑永泰元年九月回紇吐
蕃合兵圍涇陽及暮二虜退屯北原越絕書多少為備
前漢書材官蹶張注材官武技之臣又發巴蜀材官應
劭曰材官有材力者
宋之問詩破顏看鵲喜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
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

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

次章為回紇入境責諸將不能分憂在四句分截

築城本以禦戎豈料國家多難反借之以平寇亂如至德二載香積新店之捷以回紇復兩京永泰元年涇陽輕騎之盟以回紇退吐蕃子儀前後用兵皆藉其助討之力所謂盡煩回紇馬遠救朔方兵也曰豈謂見事出意外曰翻然見彼有悔心當時潼關破後廣平出師是秋合關河清此真主龍興之象也今雜鹵侵境憂在至尊諸將何不思奮身報國以致昇平乎四句作抑揚詰問語其意自明按冊府元龜高祖師次龍門縣代水清趙次公云至德二年七月嵐州合關河清三十里此龍起晉水清之一證也詩蓋以祖宗之起兵晉陽比廣平之興復京師廣平王即代宗故下文接以至尊博議解胡來句謂回紇自西北而來不由潼關果如其說何不云蕭關散關乎其解龍起句謂太宗龍興晉陽請兵突厥却輾轉牽合文氣不順矣○世說山濤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舊唐書張仁愿傳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神龍三年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每入寇必禱祠候冰合而入時默啜西擊娑葛仁愿乘虛奪漠南之北築三城首

尾相應以拂雲祠為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
 遙相接應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燧一千
 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侵掠新書中
 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史記淮陰
 侯傳馳入趙壁拔趙旗立漢赤幟按天驕拔漢旌五字連
 讀言回紇本欲拔去漢旌自三城既築則絕其拔旌之路
 矣蜀志呂凱傳翻然改圖一行并州起義堂頌
 我高祖龍躍晉水鳳翔太原梅福傳升平可致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去聲秦關百二重平聲滄海未全歸禹

貢薊門何處盡一作堯封朝音潮廷衮職誰爭補一作雖天

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去聲國肯銷金甲事春農此

為亂後民困責諸將不行屯田在四句分截洛陽潼關
 憶安史陷京滄海薊門傷河北餘孽顧注衮職誰補言
 相皆出將儲不自供言兵弗知農王相國此相而出將者
 事春農則兵亦知農矣稍喜有二義諸鎮不知屯種而
 緝獨舉行之是為稍喜緝素黨附元載此事在所節取亦
 足稍喜也當時李抱真為潞澤節度使籍民免其租稅

給弓矢使農隙習武既不廢朝廷廩給而府庫亦克實郭
子儀以河中乏食自耕百畝將士效之皆不勸而耕此卽
軍儲之能自供者詩但舉王縉而不及李郭時縉爲河南
副元帥特就河北諸帥而較論之耳玩臨邊二字可見○
後漢董卓傳李淮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曹植詩洛
陽何寂寞宮殿盡燒焚正指此也通鑑天寶十四載十
二月安祿山陷東京十五載六月破潼關漢記秦得百
二焉注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滄海指禹
貢青州之域十洲記滄海在北海中水皆蒼色神仙謂之
滄海庾信詩薊門還北望朱注盡堯封如王制北不
盡白山南不盡衡山之盡俗本作覓非史記周封堯後
於薊故曰堯封王胄詩比屋降堯封宋注此用衮職與
毛詩不同後漢法真傳臣願聖朝就如衮職注衮職三公
也焦竑曰唐府兵之制寓農於兵軍糧皆所自給今府
兵法壞而兵餉多取之餽饟故云軍儲不自供西都賦
儲不改供漢樂府蒼梧多腐粟無益諸軍儲舊唐書廣
德二年王縉拜同平章事其年八月代李光弼都統河南
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兼領東京雷守歲餘遷河
南副元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東都殿宇謝朓啟
臨邊三事既謝張温蔡文姬詩金甲耀日光漢元帝

詔方春
農桑興

迴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一作全銷越裳翡翠無消

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音層為大司馬總戎皆挿侍中

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一作翊聖朝音潮此章

責諸將不能懷遠在四句分截嶺南未靖貢賦久稀由

諸將膺異寵擁高官而不盡撫綏之道故思忠臣恤民以

輔翼朝廷黃生注前三首道兩京之事皆翹首北顧此

則道南中之事故以迴首發端顧注嶺南自明皇南詔

之敗繼以中原多故其地未平越裳國在交趾南南海

郡即廣州府炎風朔雪以極南極北之地言杜臆殊錫
而為大司馬則兵權在握總戎而兼侍中銜則事無中制
何以不能收復舊疆耶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卯地一
向萬里南史林邑國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北
接九真郡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屠夷亦稱王馬援
所植兩銅柱表漢界處也新唐書環王本林邑其南浦有
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涯海明皇命特進何履光

以兵定南詔復立馬援銅柱乃還宋之間詩銅柱海南標

王僧達詩遠山斂氛祲周外紀成王六年交趾南有

越裳氏重譯來朝獻白雉唐書志驩州日南郡有越裳縣

周書成王時蒼梧獻翡翠說文翡赤雀翠青雀也虞義

詩君去無消息後漢書南海郡武帝時置唐志嶺南道

有南海縣漢西域傳贊孝武之世睹犀布玳瑁則建朱

崖七郡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嶺

表錄異廉州有大池謂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貢子虛賦

寂寥無聲傅亮進宋元帝詔敬授殊錫光啟疆宇唐

書門下省侍中二人正二品掌出納帝命相禮儀與左右

常侍中書令並金璫珥貂管子南至委火炎風之野

張正見賦朔雪映夜舟記臨諸侯曰天王邵注天王用

春秋例六一統也陸機豪士賦忠臣所為慷慨左傳

叔向語宣子曰文公之霸也翼戴天子後漢馮衍書聖

朝享堯舜之榮

安南五溪殘酷好殺故越裳不貢呂太一收珠南海阻

兵作亂故南海不靖李輔國以中官拜大司馬所謂殊

錫也魚朝恩以中官為觀軍容使所謂總戎也澤州陳

冢宰力辯其非其一謂安南五溪之變在思勗未至之先有本傳可證不當以越裳不貢責之思勗其一謂呂太一既平後曾收珠千餘日有杜詩可證不當以南海久寂責之太一其一謂漢武帝置大司馬為武官極品唐之兵部尚書不可稱大司馬唐兵部尚書乃正三品輔國進封司空兼中書令進封博陸郡王三品之官何足異乎若唐之諸帥其下各有行軍司馬及軍司馬所謂大司馬者應指副元帥都統節度使都督府都護府等官專征伐之柄者言且安南常設大都護以掌統諸番此亦可證所謂殊錫大約非常寵錫為朝廷親信重臣耳其一謂總戎之名節度使皆可稱如杜詩總戎楚蜀以贈高適聞道總戎以贈嚴武何必觀軍容使始云總戎耶唐百官志門下省侍中二人正二品左散騎常侍二人正三品注云左散騎與侍中為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為右貂考馬燧渾瑊皆拜侍中初非中人也百官志中人有內侍省監內常侍諸稱而無侍中宦者傳諸宦官有封為王公進為中書令者亦無侍中今以魚朝恩當之誤矣所謂總戎皆揀侍中貂當指節度使而帶宰相之銜者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從本

音

共迎中使

去聲

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

朔音

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此章為鎮蜀失人而思嚴武之

將畧通首逐句遞下此流水格也細玩文氣望鄉臺與錦

江相應出群材與軍令相應仍於四句作截大曆元年

公自雲安下夔州其云錦江春色者從上流而言正想到

臺前迎使也觸景生哀傷及嚴公僕射乃卒後贈官迎使

是幕僚同事三持節言朝廷倚重數舉杯言軍中整暇地

險易亂故須異才出鎮惜乎繼起無人耳舊唐書武初

以御史中丞出為綿州刺史遷東川節度使再拜成都尹

仍為劍南節度使所謂先後三持節也顧注只軍令分

明一句便見折衝樽俎中其有多少韜畧頻數舉杯如

嚴公廳宴及秋晚摩訶池之類是也或因八哀詩有憂國

只細傾句遂云但數次舉杯失其旨矣細傾言飲不至醉

耳非謂停止宴會也設三鎮蜀中只幾次舉酒反覺倉皇

窘迫不似雅歌投壺氣象西蜀地險外則吐蕃見侵內

則奸雄竊據也安危須仗所謂公來雪山山重公去雪山輕

也。○〔陰鏗詩〕上林春色滿。〔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又〕

哀壑叩虛牝。〔後漢〕王常傳。光武曰。每念往時。其更艱厄。

何日忘之。僕射秦官名。〔漢官儀注〕師古曰。射本如字。讀

古重射。每官必有主射。課督之。故名。今射音夜。〔漢書〕

田橫傳。中使還報。又宦者傳。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

約勅號曰中使。〔文選注〕天子私使曰中使。〔成都記〕望鄉

臺與昇仙橋相去一里。官華陽縣。〔王褒〕四子講德論。皇

澤豐沛。主恩滿溢。〔漢書〕馮奉世傳。輒持節將兵追擊

〔管子〕作內政而寄軍令。〔諸葛孔明〕劾廖立表。部伍分明

〔周明帝詩〕舉杯延故老。〔李斯傳〕西蜀丹青不為采

〔陳琳書〕漢中地形實有險固。鎮蜀得人安則可以銷萌

危則可以戡亂。不必引荀子安國之危解。〔世說〕殷中軍

曰。韓康伯居然。是出群器。是時崔旰柏茂林等交攻。杜鴻漸唯事姑息。

奏以節度讓旰。茂林等各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

鴻漸以三川副元帥兼節度。主恩尤重。然軍令分明。有

愧嚴武多矣。故感今思昔。必如嚴武出群之才。斯可當

安危重寄。而慨鴻漸之非其人也。又曰。鴻漸入蜀。以軍

政委崔旰。日與僚屬縱酒高會。追思嚴武之軍令。實暗

譏鴻漸之日飲不
事。事有負主恩耳。

舊解謂此詩春秋就永泰元年說非也。是秋公在雲安
不當云巫峽。且前章云南海明珠久寂寥亦不在永泰
間也。按公詩有云自平中官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
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太一之叛在廣德
元年十一月隨卽削平自廣德二年永泰元年至大曆
元年秋中經閏月約計千餘日矣。彼云近供稀猶此言
久寂寥也。想南海既平而復梗又在是年。漢
秋彼此互證斷知其作於大曆元年秋日矣。

郝敬曰此以詩當紀傳議論時事非吟風弄月登眺遊
覽可任與漫作也。必有子美憂時之真心又有其識學
筆力乃能斟酌裁補合度如律其各首縱橫開合宛是
一章奏議一篇訓誥與三百篇並存可也。又曰五首
慷慨蘊藉反覆唱嘆憂君愛國綢繆之意殷懃篤至至
未及蜀事淡屬意於嚴武蓋已嘗與共事而勲業未竟
特致惋惜亦有感於國士之遇耳。陸時雍曰諸將數
首皆以議論行詩。黃生曰有感五首與諸將相爲表
裏大旨在於忠君報國休兵恤民安邊而弭亂其老謀
碩畫欵欵披陳絕是至誠血性語。王嗣奭曰五章結

語皆含蓄可思。西戎見逼，諸將之罪。第云且莫破愁顏，社稷方憂，諸將之罪。第云何以答昇平，屯田不舉，此當事者失策。第稱王相國以相形，廣南未靖，此撫綏者失宜。第舉忠臣羽聖以相勸，崔旰之亂，杜鴻漸不能會討，獨稱嚴武出群以見繼起者之失人，皆得詩人溫柔敦厚之旨。故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可以戒。澤州陳冢宰廷敬曰：五首合而觀之，漢朝陵墓，韓公三城，洛陽宮殿，扶桑銅柱，錦江春色，皆從地名敘起，分而觀之，一二章言吐蕃回紇，其事對其詩章句法亦相似。三四章言河北廣南，其事對其詩章句法又相似。末則收到蜀中，另為一體。杜詩無論其他，即如此類，亦可想見。當日鑪錘之法，所謂晚節漸於詩律細也。與秋興詩並觀，愈見

八哀詩

鶴注八詩非一時所作。如李光弼詩，灑淚巴東峽。嚴武詩，悵望龍驤瑩。則二詩在夔州作。

無疑。如李邕詩，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則是史朝

義未平。正經營河北之日，當在廣德之前。蓋自寶應

廣德至大曆初，有此作也。今按詩序所云，乃一時

追思之作。觀哀鄭虔詩云：秋色餘颺颺。當是大曆元

年之秋。其云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因此時吐蕃

未靖，河北降將陽奉陰違，故有此語。非為史朝義而

發也葛常之曰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有七哀詩釋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之哀在於獨棲而思婦仲宣之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哀在於已毀之園寢是皆一哀而七者具也
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嘆舊懷賢終於張相去國聲

八公前後存歿遂不銓次焉杜臆此八公傳也而以韻記之乃公創格蓋法詩之頌而

詩史非虛稱矣王李名將因盜賊未息故興起二公此為國家哀耳繼以嚴武汝陽李蘇鄭皆素交則嘆舊九齡名相則懷賢序簡而該亦非後人所及
朱注詩序末句言不以存歿之前後為次第也陶詩序詞無銓次

贈司空王公思禮入草之中題首言贈者四乃稱死後贈官也
盧注哀司空者哀其

功名未就而天促之也
唐書王思禮高麗人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追隨幽一作燕
薊兒穎銳一作物

不隔首敘少年奮起之跡勁翻比其勇力穎銳比其英

鋒唐書思禮父虔威為朔方軍將思禮少習戎旅

入居營州蔡邕袁滿來碑雖則童稚今聞芬芳劉楨

詩勁翻正敷張脫穎而出用毛遂語任昉表不隔微

物服事哥舒翰意一作無流沙磧未甚拔行平聲間犬戎大

克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去聲百萬眾出入由古

猶咫尺馬鞍懸將去聲首甲外控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

通山石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溪壁飛兔不近駕鷲鳥資遠擊

此記隴右立功之事遠注意無沙磧猶云談笑無河北

貫穿謂連絡部伍出入謂衝突賊營懸將首能戰勝控
鳴鏑能禦虜所謂屹然強寇敵也自此九曲盡復則其地
非外蕃而其王已遁迹矣飛兔二句言足以長驅遠馭
流沙磧石青海天山皆在西極之地周禮大司徒頒職
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注服事為公家服事也唐書
思禮從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同籍麾下及翰為隴右
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將周泌為翰押衙衛青傳臣幸得

待罪行間周語穆王將征犬戎左傳做邑以政刑不

修寇盜克斥前漢書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靈光殿

賦屹然特立辯亡論強寇敗績後漢隗囂傳百萬之

衆方至夢弼曰馬鞍懸將首暗用彭寵事蔡琰詩馬鞍

懸其頭鮮于注甲外軍陣之外即遊騎掠軍離什伍者

曹植詩攬弓捷鳴鏑邵注鳴鏑髀箭也青海即西海

伊州西州並有天山刻銘猶寶憲勒功燕然之意哥舒

翰傳翰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由

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唐景龍四年贊普請昏唐以左衛

大將軍楊矩送金城公主使吐蕃因請河西九曲之地為

公主湯沐邑矩奏與之吐蕃既得九曲自是復叛舊唐

書天寶十二載翰征九曲思禮後期欲引斬之續命使釋

之思禮徐言曰斬則斬却喚作何物諸將以是壯之十

二載翰進封涼國公加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漠

門等城悉收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

枚乘傳深壁高壘呂氏春秋飛兔駮裏古之駿馬瑞應

圖飛兔神馬行三萬里明君有德則至易通卦曉達兵

驗秋分鷺鳥擊張率詩雖憂鷺鳥擊長懷沸鼎虞曉達兵

家流飽聞春秋癖胸襟日沉靜肅肅

晉作

自有適

此乃重敘將畧

為下文張本。

王公才識意度如此則知潼關之敗非其

偵軍而武功之師由其底定也。

漢藝文志兵家者蓋出

於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

晉書杜預為征南將軍

有春秋左傳癖。

杜臆胸襟沉靜二句夫子所云懼而好

常景詩嚴君性

謀可於氣象得之。

劉伶論問此消胸襟

莊子是適人之適而

沉靜立志明霜雪。

詩蕭蕭在廟

莊子是適人之適而

非自適。

潼關初潰散萬乘。

去聲

猶辟。

皮亦切

易偏裨無所施元

之適也。

帥見手格太子入朔方至尊狩梁益胡馬纏伊洛中原氣

甚逆肅宗登寶位塞。

所則切

望勢敦迫。

一作逼

公時徒步至請

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間。

去聲

道傳玉冊天王拜跪畢讜。

音黨

論

一作議

果冰釋。

此記潼關敗績之事。謂思禮元帥謂哥舒梁益謂蜀中伊洛謂

辟易言出奔偏裨

河南至尊即明皇太子即肅宗當時靈武即位迫於群臣

上皇傳位於太子房瑄奉冊至

勸進故勉從以塞眾望。

故思禮得釋放也。唐書哥舒

靈武受命以後因納讜言故思禮得釋放也。唐書哥舒

翰守潼關思禮克元帥府馬軍都將翰軍既敗至潼關收

散卒復守關賊將崔乾祐進攻之於是火拔歸仁等治翰
出關執以降賊項羽傳人馬辟易謂辟開而移易其處

漢馮奉世傳大將軍出必有偏裨張華凱歌元帥統

方夏東方朔傳手格熊羆春秋天王狩於河陽梁

益二州卽西蜀地後漢史論兵纏魏闕樂記逆氣成

象易聖人之大寶曰位王褒四子講德論不足塞

厚望應明旨羊祜表何以塞天下之望世說昔安石在

東山縉紳敦迫范蔚宗論或起徒步而仕執珪唐書

翰敗潼關思禮走行在肅宗責不堅守將斬之會房琯自

蜀奉上皇冊命至諫以為可收後效遂見赦錢箋新舊二

書記思禮燾下被釋在靈武與公時合而通鑑載思禮自

潼關至在次馬嵬驛之前又云卽授河西隴右節度使今

赴鎮恐當有誤清河乃房姓郡名一玉冊冊立肅宗之

詔山海經黃帝取密山之玉策而投之鍾山之陽穆天

子傳天子於是得玉策枝斯之英記天子曰天王古

詩伸腰再拜跪前漢書成帝日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

讜言左傳翠華卷飛雪一云飛熊虎亘阡陌屯音兵鳳

序渙然冰釋

鳳山帳殿涇渭關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搯禁暴靖一作

靜一

作無雙爽氣春浙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此憶其守武功而興

復也帝自靈武至鳳翔自鳳翔臨涇渭已漸逼京都矣

翠華天子之旗時在二月故有飛雪熊虎將士之旗統

率六軍故亘阡陌詔鎮謂奉詔以鎮武功所搃扼敵衝

也無雙言勇畧特出浙瀝言軍令肅清王師至故巷有歌

寇不侵故野多麥○上林賦建翠華之旂周禮春官司

常熊虎為旗鳥隼為旗圖經岐山一名天柱山文王時

鳳鳴岐山人亦呼為鳳凰堆在鳳翔府帳殿天子所在

以帳為殿詳二卷金城縣屬京兆府至德二年改為興

平時思禮為關內節度使鎮此黃鶴以為河西之金城誤

矣唐書思禮除關內節度使守武功賊將安守忠來戰

思禮退守扶風賊分兵畧太和關去鳳翔五十里上命郭

子儀擊之而退馬援傳搃其咽喉漢武帝詔禁暴止

邪養育群生史記蕭何曰如信國士無雙世說桓宣

武素有雄情爽氣王彬別傳爽氣出儕類後漢成帝時童

浙瀝而先集詩無小無大從公於邁後漢成帝時童

莊子青青之及夫哭廟後復扶又領太原役恐懼祿位

麥生於陵陂音切

高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永一作繫音五

湖舟悲甚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此惜其守太原而身沒也

蕭宗哭廟在至德二年思禮復鎮在乾元二年其卒軍

中在上元二年祿位高難報稱王土窄未恢復二句推原

其心窀穸已歸公方繫舟不得赴哭故作歌以悲甚於田

橫之客舊注引范蠡乘舟泛五湖謂思禮有功成身退之

志非也洙曰思禮兩鎮太原撫御功渙故想見千秋之

後當與雲水長留○舊唐書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遷兵

部尚書封霍國公光弼徙河陽代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

東節度使尋加司空前漢刑法志制為祿位以勸其從

詩莫非王土曹植詩清時難屢得左傳惟是春秋

窀穸之事注窀厚也窀夜也厚夜猶長夜舊唐書上元

二年四月以疾薨輟朝一日贈太尉諡武烈史記范蠡

乘扁舟浮於五湖古今注薤露蒿里並喪歌也田橫自

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汾水出太原昔觀文苑傳去

晉陽山上徐彥伯詩楚山雲水白

述廉頗績英華作頗跡嗟嗟晉作喏鄧大夫士卒終倒戟

土寺羊主

將容意作結。歎繼起無人也。將畧不須文藝。故廉頗制

勝而景山喪身。此章首尾中腰各四句。前兩段各十六

句。後兩段各十句。○後漢書有文苑傳。楚辭增獻歛之

嗟嗟兮。唐書思禮薨。管崇嗣代為太原尹。數月召鄧景

山代崇嗣。景山以文吏見稱。至太原。檢覆軍吏隱沒者。軍

衆憤怨。遂殺景山。韓非子聚士卒。養從徒。左傳趙宣

子舍於翳桑。見靈輒餓食之。既而

與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

故司徒李公光弼

盧注哀司徒者哀其匡復大功受

人

朱注司徒已封王贈太保止稱司徒者其功名著於司徒時蓋從時人所稱耳

者其功名著於司徒時蓋從時人所稱耳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

胡一作騎

攻吾城愁寂意不

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

音短

右脅朔方氣乃

一作多

蘇黎首見

帝業

首記守太原之事

當時安史稱亂祿山從河北而向潼關思明從山右以瞰秦隴自光弼西扼賊衝故

朔方無虞而肅宗得起業靈武此至德元年事也城指

太原意不愜賊失意也○舊唐書大原漢晉陽縣天授元

年置北都兼都督府〔公羊傳〕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

荀寅君側之惡人也〔枚乘傳〕安於太山易於反掌〔國

語〕斷趙之右臂〔西域傳〕開玉門關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

〔朱注〕太原在幽薊之西故曰右脅〔舊書〕郭子儀為朔

方節度薦光弼為雲中太守克河東節度副使潼關失守

授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北京留守至德二年史思明等四

偽帥率眾十餘萬攻太原拒守五十餘日伺其怠出擊大

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加校檢司徒尋遷司空〔漢〕高帝紀

五年而〔漢〕成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

妾復切又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

英華作捷次記破思明之功兩京克復思明偽降既而

獻大捷賊勢復熾公又獻俘奏捷此至德二年事也

二宮泣立蕭還京河陽卒子儀舊營碣石來思明再叛乾

坤獵如縱火大獵笑祿山思明自矜其勇〔沈約〕安陸昭

王碑二宮升降令續斯俟西郊自蜀至京之郊〔周制〕

后稷為太祖廟百世不遷左為文世室右為武世室居三

昭三穆之上共為九廟〔史記〕勾踐身稱為臣妻稱為妾

〔詩〕叔于田章叔在藪火烈其舉〔前漢〕長沙定玉以獵縱

士寺羊生

卷一六

三

火坐罪此火獵所自出也盧思道集抵掌揚眉高視濶

步左傳凡諸侯有四夷之事則獻捷於王又擊之必大

捷焉唐書思明來援慶緒光弼拒戰尤力思明即偽位

縱兵河南光弼代子儀為朔方節度天下兵馬副元帥與

思明戰中潭西大破之又收異王冊崇勳小敵信所怯擁

懷州擒安太清獻俘太廟

兵鎮汴河一作千里初妥貼青蠅紛一作營營風雨秋一

葉內省悉井未入朝音死淚終映睫此傷其封王未久憂

鎮臨淮在肅宗之末其封臨淮郡王在代宗初年越二歲

而竟憂憤隕身矣怯小敵雖指北邙之敗亦見其勇於

人敵也青蠅指中官之讒秋一葉李薨在七月也當日

畏禍不敢入朝內省慚恨故臨死而淚猶在睫漢書贊

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舊書寶應元年五月光弼進封

臨淮郡王杜篤誅吳漢勲業既崇光武紀劉將軍生

平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通鑑上元二年五

月復以光弼為河南副元帥統八道行營節度出鎮臨淮

王逸楚辭序事不妥貼張遜上隋文帝表幅員暫寧千

里妥貼詩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唐

書北邙之敗魚朝恩羞其策謬淡忌光弼元振九嫉之
及來填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
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廣德二年七月薨於徐州年五十
七贈大保謚武穆朱注諱賓錄光弼懼朝恩之害不敢
入朝田神功等不受其制愧耻成疾薨淮南子一葉落
而知秋王濬表內省慚懼張率詩獨向長夜淚承睫
桓譚新論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

扇零落蛟龍匣雅望與英姿悽愴一作槐里接三軍晦光

彩烈士痛稠疊此誌其身歿之後人心追悼也去棟掃

痛同懷忠憤也初光弼至河陽壁壘旌旗精彩皆變今

則光彩已晦矣當時朔方軍士樂郭之寬畏李之嚴今則

稠疊悲痛矣此皆實事也○去高棟卽梁木其壞意史

記孟軻傳高門大屋朱超詩高棟響行雷宋書檀道

濟被收脫幘投地曰壞汝萬里長城沈佺期詩遺堞尚

雲屯堞城上箭朶裴啟語林諸葛武侯以白羽扇指麾

三軍杜臆羽扇零落惜不盡其用也西京雜記漢帝及

諸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爲鎧甲連以金縷皆鏤爲蛟

士寺羊主

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蛟龍王匣朱注霍光傳賜璧珠璣

玉衣梓宮則人臣亦可稱蛟龍匣也世說崔琰代操見

匈奴使曰魏主何如使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

乃英雄也後漢二十八將論英姿茂績委而不用曹

植詩悽愴內傷心長安志槐里故城即犬戎城在興平

縣東南一十里錢箋神道碑窆公於富平縣先塋之東

銘曰渭水川上檀山路旁檀山在縣西北四十里本并槐

里昔漢武帝塋槐里之茂陵衛青霍去病墓去茂陵不三

里光弼塋在馮翊猶衛霍之接近槐里故曰惻愴槐里接

朱注云舊書本傳光弼塋於三原詔百官袒送延平門外

碑又云窆於富平縣考三原與富平接壤在京師東北槐

里則漢志屬右扶風非光弼塋地也唐書高祖獻陵在三

原中宗定陵在富平故以槐里比之舊注直云光弼塋槐

里則失實矣西京雜記開匣拔鞘光彩射人曹植詩光

彩暈若神曹操樂府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筐篋吾思哭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孤冢南紀阻歸楫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荼乃結切

非竟何人灑淚巴東峽未為司徒表心而淡致哀思也

李公扶帝業奏大捷此功烈之昭

著天壤者若其死淚承睫而烈士痛心將來直筆史臣必能為之洗雪特恨身滯峽中不能臨冢悲哭為可歎耳

此章五段各八句分截○晉紀總論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庾信詩唯當一史臣史記甘茂傳文侯示之謗書

一篋杜臆篋篋似用樂羊謗書盈篋事賈誼傳俗吏所務在於刀筆篋篋漢章帝賜東平王書可以持危扶顛

易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又利涉大川莊子茶然疲役而不知所歸曹植詩灑淚滿禕袍

劉克莊曰此詩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語極悲壯又云青蠅紛紛營營風雨秋一葉丙省未入朝死淚終挾睫

其形容臨淮憂讒畏譏不敢入朝之意獨見分曉今按當時李郭功存社稷而被讒中官子儀聞命即赴不顧其身終以至誠感物光弼休於禍患畏縮不行竟至

悔悵而十詩云直筆在史臣此微顯闡幽欲為純臣表心也一語有關大節唐書本傳史

官力為暴白皆公詩有以發之矣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盧注哀僕射者哀其功名未盡展而卒也新書武

字季鷹華州華陰人挺之之子

鄭公瑚璉器華

去

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巖

魚力切

然大賢後復

扶又切

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

並去聲

小心

事友生閱書百氏

一作紙

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

嘗力爭

首敘生質才品

上六言令器夙成七八言意度過人九十言文學出眾匪父任見不藉門蔭嘗力

爭能不負言責○任昉序希世之儁民瑚璉之弘器

後漢楊賜傳華嶽所挺九德純備思立賦顧金天而嘆息

吾欲往乎西嬉立宗先天二年封華嶽神為金天王華嶽即西安府太華山上有少昊金天氏後世以為西方司

秋之神邵注此言其鍾山嶽之精秀說文晶精光也蔡琰與周俊書吳平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又詩注岐

嶷峻茂之狀晉書江統傳嶷然稀言江應元大賢指嚴挺之趙注新史挺之傳委質軒秀舊史武傳云神氣儁爽

故有復見秀骨之句周穎文祭梁鴻文秀骨風霜史記魏公子傳公子誠一開口劉向疏據將相之位杜

臆觀小心事友生句知武無欲殺公事霍光傳小心謹慎詩矧伊人兮不求友生魏文帝與吳質書妙思六

經道遙百氏孔融詩高談滿四座後漢陳蕃傳前後

歷職無他異能前漢汲黯傳以父任為太子洗馬孟康

注大臣任舉其子弟舊書武弱冠以門蔭策名哥舒翰

奏克判官遷殿中侍御史漢趙壹著嫉邪賦後漢公

孫述傳不漢儀尚整肅胡騎去聲忽縱平聲橫飛傳張戀切自河

可力爭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去聲一作乘輿出雪涕風悲鳴受辭劍

閣道謁帝蕭關城寂寞雲臺仗飄飄沙塞旌江山少使去聲

者笳鼓凝去聲皇情此記扈從兩宮之事河隴無恙故見

涕受辭承命上皇謁帝趨赴靈武寂寞江山劍閣音阻塞

旌笳鼓蕭關起事也新書武從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

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瑄薦為給事中光武紀不圖今

日復見漢官威儀漢書盜賊縱橫盧照隣詩拂曙擊

飛傳飛傳急遞也河隴河西隴右也通鑑天寶十五

載秋七月太子至平涼杜鴻漸魏少游等迎至靈武謀發

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雪涕謂拭淚列子景公雪涕

而顧晏子吳越春秋長吟悲鳴前漢終軍傳受辭造

士詩羊主

卷十六

五

命〔邵注〕劍閣在今四川保寧府蕭關城在今陝西平涼

府鎮原縣〔顏延之詩〕謁帝蒼山蹊〔張載叙行賦〕嗟寂

寞而愁予〔庾信哀江南賦〕猶有雲臺之仗〔魏志注〕魏氏

春秋帝下雲臺鎧仗授兵〔曹植詩〕飄飄周八極〔丘遲

與陳伯之書掘強沙塞之間〔陶潛詩〕形迹滯江山〔世

說桓玄西下笳鼓並作〔顏延之詩〕皇情爰眷眷〔又〕途窮

疑聖情〔楊慎曰〕詩膚如凝脂〔顏〕壯士血相視一作忠臣

延之詩〔空〕城凝寒雲俱音去聲〔見〕

氣不一作平密論〔平〕貞觀〔去〕體揮發岐陽征感激動四極

聯翩收二京西郊牛酒再〔一作〕原廟丹青明〔此〕述其協贊

視戰傷者衆氣不平敵愾者多論貞觀治倣太宗發岐陽

師出鳳翔感激人戮力聯翩頓奏捷牛酒迎官軍丹青修

祖廟也〔吳越春秋〕椒丘訢曰此天下壯士〔別賦〕刎血

相視〔忠經〕君德聖明忠臣以榮〔孫寶傳〕心內不平

易六爻發揮〔荀子〕施及四極〔曹植詩〕聯翩歷五山

唐太宗詔二京之盛其來自昔〔易自我西郊〕韓信傳

廣武君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

壺漿塞陌〔漢書〕叔孫通請立原廟〔注〕原重也先有廟今

更立之晉陽秋武帝改營
太廟填以丹青綴以珠玉
匡汲俄寵辱衛霍竟哀榮四

登會府地三掌華去聲陽兵京兆空柳色一作市尚書無履聲

羣烏自朝夕白馬休橫去聲此行除罷不常竟哀榮存歿可慨

四登府屢居京尹三掌兵頻授節度空柳色京尹身歿無

履聲尚書迹杳烏自朝夕中丞虛位白馬休行諫諍不聞

矣朱注武初為京兆少尹再為京兆尹兩鎮劍南皆兼

成都尹故曰四登會府地初以御史中丞出為東川節度

使後又兩克劍南節度使故曰三掌華陽兵○新書已收

長安武拜京兆少尹坐增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

度使上皇合劍南為一道擢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京

拜京兆尹為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與

元載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破吐蕃七萬眾於

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匡衡傳建昭三年

代韋立成為丞相封樂安侯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竟坐

免汲黯傳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雷內為東海

太守老子寵辱若驚衛青傳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

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後尚平陽公主與主合葬起冢

象廬山云霍去病傳以功封驃騎將軍秩與大將軍等

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

冢象祁連山傅亮表榮哀既備寵靈已忝通鑑注唐

時巡屬諸州以節度使為大府亦謂之會府禹貢華陽

黑水惟梁州漢張敞傳敞為京兆尹時罷朝會走馬章

臺街唐人詩有章臺柳漢哀帝時尚書鄭崇常曳革履

諫誨帝曰我識鄭尚書履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柏樹常

有野鳥數千棲集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後漢張

堪為光祿大夫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

復諫矣上林賦扈從橫行按朱注引侯景乘白馬渡

江為證謂蜀中寇息也但下文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

自有四郊失壁壘句不應預侵

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四郊

失壁壘虛館開一作逢迎堂上指圖書胡化軍中吹玉笙

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

平聲

因治蜀有功而追憶生前也諸葛文翁見功德在人雪
山輕重言身係安危何遜孫楚比參謀之十失壁壘邊境

肅清開逢迎賢士交集指圖畫險要熟知吹玉笙軍政暇

裕酒只細傾志在經國觀釣問俗留心民瘼也○蜀志諸

葛亮傳梁益之民咨述亮者雖甘棠之咏召公鄭人之歌

子產未足為過也文翁注見前公三鎮蜀中故有去

來之語梁書何遜為建安王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

游宴張說詩禮樂逢明主韜鈴用老臣注太公兵法有

直女六韜及玉鈴篇晉書孫楚字子荆參石苞驃騎軍

事記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隨何說鯨布深溝壁壘

漢獻帝紀公孫度虛館侯邢原漢章帝詔遣吏逢迎

公有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詩劉孝威詩

浮丘侍玉笙蕭子顯詩朝酤成都酒暝數河間錢劉

向傳周堪信有憂國之心細傾與豪飲相反觀釣謂

武過草堂公酬詩云幽棲真釣錦江意待犬戎滅人藏紅

魚吳志陟繆使漢入國而問俗

粟盈以茲報主願庶獲一作裨世程炯炯一心在沉沉二

豎嬰顏回竟短折賈誼徒忠貞飛旄出江漢孤舟轉荆衡

虛橫諸本馬融笛悵望龍驤坐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

作無

上詩羊生

此為籌邊未竟而痛傷死後也。蜀近吐蕃民苦饋餉故

滅戎盈粟為當時大經畫惜其早世而心未遂耳喪返華

陰路經江漢荆衡也虛笛知音已亡望瑩孤墳遠隔老賓

客向為幕僚愧簪纓感其薦拔。此章前兩段各十二句

中兩段各八句後兩段各十四句。○前漢賈捐之傳太倉

之粟紅腐而不可食。賈誼傳可以為萬世法程。寡婦

賦日炯炯而不寐。商書永肩一心。庾信詩幽翳沉沉

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

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

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晉孫和薦范

粲表久嬰疾病皇甫謐疏久嬰篤疾陸機詩世網嬰吾身

正字通嬰繫也縈也。顏淵三十二歲賈誼三十三歲故

舉以相方。記短折曰不祿。左傳荀息曰繼之以忠貞。唐書永泰元年四月武卒時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潘岳寡婦賦飛旒翩以啟路。注旒喪車之旌。庾信竹枝賦是乃江漢英靈荆衡杞梓。漢馬融精覈術數性好音律尤耽於笛及卒客有弔者詣靈橫笛。晉王濬傳武帝因謠言拜濬為龍驤將軍伐吳太康六年卒葬柏谷山。大營瑩城塋垣周四十五里。謝朓詩憮然愧簪纓。

考嚴武生平所為多不法其在蜀中用度無藝峻培亟
斂閭里為之一空唯破吐蕃收鹽川為當時第一功詩
云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誠實錄也至比之為諸葛
文翁不免譽浮其實噫唐世人物如嚴武者何可勝數
而後人至今傳述公
之有功於武多矣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杜臆汝陽被寵善終本無可哀直以下交情厚傷舊

而賦也

鶴注汝陽

王薨在天寶九載

汝陽讓帝子睂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

一作寒夜春

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

音現

羣臣愛

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

此敘品貌不群及平時恩遇杜臆贊王用謹潔極三字最得要領

唐書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睿宗立為皇太子以立宗有討平韋氏功懇讓儲位封寧王薨謚讓皇帝
見於睂宇之間魏畧卽鄆淳見曹植才辯對其所知歎為天人
酉陽雜俎太宗虬髯常戲張弓掛矢
武陵王

紀詩塞外無春色此翻用其語乃極狀器宇之溫和也

楚元王傳出入卧內傳語言非時即常常而見之意

謹潔言能謹身潔已〔記〕骨肉之親無絕也〔羯鼓錄〕汝

陽秀出藩邸立宗特鍾愛焉又以其聰悟敏慧妙達音旨

每出游幸〔音〕容聽一作朝音後或在風雪晨忽思格猛

獸苑囿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駢駢詔王來射音雁

拜命已挺身下三段記當時射獵之事此言明皇詔獵

書從容以和〔淮南子〕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江淹

詩幸及風雪霽〔漢書〕武五子傳厲王膂力扛鼎空手搏

熊羆猛獸又江都王力格猛獸〔淮南子〕射沼濱之高鳥

逐苑囿之走獸〔相如〕諫獵書犯屬車之清塵〔洙曰〕王

禮圖全羽為旄析羽為旌所謂注旌於旗干首也〔高唐

賦駕駟馬建羽旗〔詩〕駢駢征夫〔詩注〕駢駢衆多疾行之

貌〔蘇武傳〕天子射上林中得雁〔左傳〕拜命之辱 箭出
前漢劉屈氂傳屈氂挺身逃挺身奮身而起也
飛鞞內上又一作回翠麟翻然紫塞翮下去聲拂明月輪從

去聲
人雖獲多天笑不為新王每中去聲一物手自與金銀此言

汝陽陪獵也。出飛鞚。王飛馬以射。回翠麟。帝回馬而視。

紫塞之雁應手而落。故下拂弓傍。○鮑照詩：飛鞚越平陸。

鞚馬勒也。翠麟良馬也。揚雄：河東賦：乘翠龍而超河兮。

陟西岳之曉晴。霍豹古今注：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故

云紫塞。蕪城賦：紫塞雁門。庾信詩：明月動弓梢。長楊

賦序：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令從人手搏之，自取其獲。

上親臨觀焉。隋辛德源詩：雲銜天笑明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上聲陳竟無銜。

檠虞聖聰一作慈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匪惟帝

老。大皆是王忠勤。此言王能諫獵也。聖聰謂聽諫。多仁

謂民得休而物不傷。此皆王之忠勤所格。非帝老而倦遊也。趙曰：水有藻鱗，非特不獵，抑且不

漁矣。謹潔以行已言忠勤以事君言。○江淹詩：袖中有

短書。通鑑：秦王符堅如鄴獵於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

洛叩馬而諫。相如諫獵書：清道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

銜檠之變。注：檠車之鈎心也。馬銜或斷鈎心，或出則致傾

敗以傷人。詩：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士寺羊主

小序曰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後漢劉翊傳詔書嘉其

忠勤 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好

去聲 學尚貞一作烈義形必霑巾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

此記其虛懷善學上文專言射獵事故此又槩舉其生平置醴接今人義形慕古人揮翰工書法篇什長詩作也

○漢書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設醴張正見詩鄒嚴恒接武申白日相趨朱注舊

唐書璉與賀知章褚延誨等善為詩酒之交道大出老子

知詩窗窺前石鏡河畔蹈芳茵世說羊忱性甚貞烈

公羊傳仇牧義形於色曹植詩獻歛涕霑巾沈佺期

詩揮翰初難擬北史文苑傳序雅言麗則之奇綺合繡聯之美鍾嶸詩品於時篇什理過其辭孔融薦禰衡表升堂睹奧一作思若有神

文雅見天倫何以慰一作川廣不可泝墓久狐兔隣宛彼漢中郡一作我悲泛舟俱遠津温温昔風味

少壯已書紳舊游易音異磨滅衰謝增一作酸辛末因汝

漢中乃撫今思昔之感俱遠津公在夔州漢中在歸州

也昔風味憶從前易磨滅慮將來此章首尾各十句中

間皆八句分段○鮑照詩川廣每多懼桓譚新論雍門

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

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漢中王瑀汝陽王

弟也公昔與漢中王會於梓州曹植詩文雅縱橫飛

穀梁傳兄弟天倫也于寶晉論汎舟三峽詩温温恭

人晉劉遺民書企懷風味鏡心象迹江淹詩感贈還

書紳何承天詩願言桑梓思舊遊司

馬遷書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

前贈汝陽王本排律也故敘次莊嚴此哀汝陽王乃古

詩也故紀述錯綜前拈風德升為全詩之綱於奇毛賜

鷹只一語輕點此拈謹潔極為通篇之眼將詔王射雁

用三段詳敘如史記淮陰侯傳多入蒯通語司馬相如

傳備載文君事皆以旁出見奇方是善於寫生者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盧注哀秘書者哀其文章氣節遭讒而死為可傷也唐

畫文苑傳李邕廣陵江都人少知名在長安李嶠張
廷珪並薦邕詞高行貞堪為諫諍官
張潛曰李蘇

鄭三人
皆書地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一作淪晉古人不可見前輩復扶又切

誰繼首嘆才人凋謝古人槩言前輩指李○左思詩長

陵下晉抱朴子陵晉之端所以多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
有孔融畫今之少年喜謗前輩

抵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銳情

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憶昔一提至竟掩宣尼袂癘其抱

抵謂學有本源健筆足副聲名言書法起下金石二句制
作恒多灑落言文章起下造化二句散謂刊布追琢謂

鑄勒窮造化所見者精貫天人所包者大○陸倕感知已

賦學窮書府文究辭林漢書鄒陽傳蟠木根抵劉峻
書聲華無寂庾信宇文順集序章表健筆郭象莊子
序灑落之功未加晉書樂廣傳天下言風流者以王樂

為首稱呂氏春秋功績銘乎金石秦始皇紀刻於金石
以為表經詩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山嶽鏡狀碑勢之

巍峩酈炎詩功名重山岳莊子造化之所始于謁走
司馬遷傳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淡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白楊路

洞徹晉作寶珠惠龍宮塏廟湧一作浩劫浮雲一作衛宗

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眄睐已皆虛跋涉曾音不泥去向

來映當時豈獨一作勸後世此述其聲價之重干謁滿

碑文體製白楊墓道碑也龍官寺觀碑也宗儒學宮碑也

故吏遺愛碑也眄睐皆虛前之看碑者已往跋涉不泥後

之摩碑者復至故下接云映當時而勸後世若以眄睐跋

涉為索文之人於上干謁句為重複矣趙曰泉路昏暗

得邕之文如明珠洞徹故以為惠塔廟之文神靈呵護雖

亘經浩劫而浮雲常衛謝靈運詩圖牒復磨滅碑版誰

傳聞碑乃石碑版是金版東都賦瞰四裔而抗稜史記陳餘曰不意君之望臣淡也杜預左傳序發凡以

言例 古詩 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 宣室志 馮翊嚴

生家漢南峴山得一珠如彈丸胡人曰此西園清水珠至

濁水冷然洞徹矣 說苑 寶珠不飾 仙傳 昆明池龍宮有

仙方三十六首 徐陵 寺碑朝驚鷺嶺夜動龍宮 金剛經

如佛塔廟 洛陽伽藍記 永熙三年永寧寺浮圖為火所

燒有人從東萊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

此言塔廟如龍宮也 度人經 惟有无始浩劫之家部

制我界統成玄都也浩劫無窮之劫 史記 孔子布衣傳

十餘世學者宗之 劉向 傳仲舒學為儒宗 論語 俎豆之

事 霍光 傳問所親故吏 何武 傳生前無赫赫名去後

常令人思 古詩 眄睐以適意 詩 大夫跋 豐屋 珊瑚鉤

涉 沈約 謝靈運傳論標能擅美獨映當時 豐屋 珊瑚鉤

麒麟織成罽 居例 紫驪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

感激懷未濟眾歸賙給美擺落多藏 晉作 穢 此述其好施

麟罽驪馬劍几皆富家饋以求文者人多感激而心如未

濟見其急於為人眾美賙給而志厭多藏見其胸懷高曠

○ 易 豐其屋天際翔也 晉書 今之百姓競豐其屋 蕭詮

詩珠簾半上珊瑚鉤 天中記 漢武帝時日本國貢麒麟

錦金花眩人眼目漢書注罽織毛若今毼及毼純之類

以織成罽對珊瑚鈞織成乃罽名也公集中有織成詩

題梁簡文詩風吹鳳凰袖日映織成衣周王褒詩銀鏤光

明帶金地織成靴可證南史梁武帝幸樂遊苑羊侃預

宴賜以河南國紫驪馬宋之問詩劍几傳好事論語

義然後取舊唐書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

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齋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

幾數百首又云邕受納饋遺多至鉅萬時議以為鬻文獲

財未有如邕者孔叢子邕成子聘晉過衛右宰轂臣觴

之酣畢而送以璧成子行聞衛亂轂臣死之於是迎其妻

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廣絕交論寧慕邕成分宅之德吳

志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孫策有無通共史記越石父

賢在縲綆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贈之延為上客趙

岐孟子章指干載聞之猶有感激劉劭人物志普博周

給弘在覆裕陶潛詩擺落悠悠談老子多藏必厚亡唐

顏氏家訓山巨源以蓄積取譏皆多藏厚亡之文也唐

書譬人告邕贓貨枉法許昌人孔璋上書救之曰斯獨步

人所能者拯孤卹窮救乏賑惠積而便散家無私聚

四十年風聽九臯唳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此傷其遭逢不偶

獨步名振文壇風聽聲徹帝庭宣尼掩袂道窮可憫矣此

句結前起後○曹植詩仲宣獨步於漢南詩鶴鳴于九

臯聲聞于天唐書宣宗東封回邕獻詞賦稱旨後因上計

借中使臨索其文故以九臯鶴唳比之漢書天下無雙

江夏黃童世系表後漢會稽太守高陽侯徙居江夏遂

為江夏李氏其後元哲徙居廣陵元哲生善善生邕故題

曰江夏李公詩又云江夏姿也公羊傳西狩獲麟往者

孔子反袂拭面涕泣沾袍劉琨詩宣尼悲獲麟

武后朝音潮引用多寵嬖否臧太常議面折二一作三張勢衰

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霽忠貞負冤一作恨宮闕淡旒綴往者

再提至易力何深瘳痛其直節受枉也此記其立朝風

節周注當時振頽俗霽天顏其忠貞若此而為小人所

陷亦以天子深居九重耳目易於壅蔽耳○左傳齊侯好

內多內寵內嬖西京賦彈射臧否搜神記乞陛下聖造

親試否臧舊書韋巨源傳太常博士李處直議巨源謚

曰昭邕再駁之文士推重史記絳侯謂王陵面折廷爭

臣不如君唐書邕拜左拾遺中丞宋璟劾張昌宗兄弟

反狀武后不應邕在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

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淮南子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許

偽趙廣漢傳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傳立傳立除即中貴

游攝服臺閣生風邵注秋旻霽美其皎潔也爾雅秋曰

旻天左傳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前

漢五行志君若綴旒不得舉手應劭曰旒旌旗之旒隨

風動搖也或曰旒旒所以蔽耳目言朝廷之聰明蔽塞放

逐早聯翩低垂困炎癘厲一作日斜鵬鳥入魂斷蒼梧帝榮

策一作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庭竹風擁文侯篲終

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一作禍階初負謗易音力何深瘳

才詣切此記其被謫致死聯翩屢謫貶炎厲瘴熱地

豈貶多在南方故用長沙蒼梧事趙曰榮枯無常故奔

走不暇而無稅駕之處盧注歷任迭為刺史故云幾分

竹所在必親賢士故云夙擁篲周甸注豈名位不為卑

賤而其死也竟與小臣無異且其禍起負謗非有實事擗

之亦易為力何必深噬至此乎史記屈原放逐著離騷

司馬相如賦黼帳低垂宋之問詩自可乘炎癘鵬

鳥賦庚子日斜鵬集予舍宋之問詩百越去魂斷吳

王詩羊主 卷一六 三

均詩依依望九疑欲謁蒼梧帝魏都賦英辯榮枯詩

星言夙駕史記李斯傳吾未知所稅駕也注稅駕猶言

解駕唐書邕累貶雷州司戶崖州舍城丞又貶欽州遵

化尉漢書文帝三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宇文

道庾信集序寄淡分竹阮籍奏記子夏楚西河之上而

文侯擁篲舊唐書邕為陳州刺史歷括淄滑三州刺史

天寶初為汲郡北海太守上計京師皆以邕重義愛士古

信陵之流後漢蔡邕傳邕上書自陳下洛陽獄詔減死

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左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

亦斃周語其無乃階禍乎賈誼傳適足以負謗於天

下耳前漢書摧枯朽者易為力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

契重宋玉小言賦會九族而同躋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

也此言其投契甚久公與邕初遇於東都所云李邕

求識面也再遇於臨淄亭有陪宴歷下亭詩公為後輩故

云末契久敘澗思故日陰收移也謝靈運詩伊昔家臨

淄臨淄亭在今山東濟南府左思詩酒酣氣益震尚

書孔傳樂酒日酣陸機歎逝賦託末契於後生潘岳

揚仲武諫日仄景西望子朝陰廣雅砌祀也西都賦

擗卸砌凡音
啟卸音口
論平聲文到一作崔蘇指一作盡流水逝近伏

盈川雄未甘特進麗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

然關鍵從英華他本作捷歛不閉例一作及吾家詩曠懷

掃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鐘律儼高懸鯤鯨噴迢

遶此記其評論詩文論文以下槩論當世之文例及以

到崔蘇凡已逝者皆如流水矣於楊炯則服其雄於李嶠

則嫌其麗此篤論也獨於張相國不無是非之隙遂至相

扼而幾危亦由邕之不能忘名而善閉耳例及因類而

及也曠懷一句此邕通論審言之詩咨嗟三句又特美所

和嗣真一作趙注山桂比詞之秀拔鐘律比聲之和雅

鯤鯨比勢之強壯錢箋崔蘇融蘇味道也唐書融為

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味道九歲能屬詞與李嶠俱以

文翰顯朝野僉載李嶠崔融蘇味道杜審言為文章四

友世號崔李蘇杜故公詩稱之指盡屈指數盡也劉

楨詩逝者如流水唐書楊炯傳炯為梓州司法叅軍遷

土寺羊主

盈川令卒〔李嶠傳〕神龍三年封趙國公加特進同中書

門下三品〔張說云〕楊盈川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李嶠

道齊名〔張說云〕楊盈川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李嶠

文如良金玉無施不可〔莊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

非〔張說傳〕玄宗誅蕭至忠召說為中書令封燕國公東

封還為尚書左丞相〔舊書〕邕素輕張說說甚惡之〔史

記兩賢豈相扼哉〔梁簡文書〕危脆之質有險蟬蚍〔庾信

崔說碑百齡危脆〔國策〕張儀曰爭名者於朝〔魏文帝

典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老子〕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注〕橫木為關豎木為榱〔石崇思歸引〕欲復見牽羈〔鮑

照詩安知曠士懷〔漢高帝紀〕慷慨傷懷〔朱注〕公祖審

言集有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撫河東詩非指歷下倡和

之作于家本載公自注云甫有和李太守詩此偽託者善

本俱無〔世說〕范宣看畢咨嗟〔晉書〕郗詵對武帝曰臣

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史記

鐘律調自古〔顧野王〕虎丘山亭序成文暢於鐘律〔景

福殿賦華鐘杙其高懸〔王嘉拾遺記〕鯉魚

千尺如鯨〔吳都賦〕曠瞻迢遞〔注〕迢遞遠貌

蕪沒汶陽瘞哀贈竟一作蕭條恩波延揭〔巨列

厲子孫存

一作
如綫舊客舟凝滯君臣尚論平聲兵將去聲帥接燕平聲薊

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末傷其身後荒涼撫時而增歎也血漬青州骨藁汶陽其哀

贈恩典尚待將來之揭厲今子孫微弱舊交遠遊亦誰為謀其昭雪乎最可傷者國有外悔而朝無直臣今日之痛

李公猶李公之惜六公也結語無任悲愴揭厲謂高揭而揚厲論兵以吐蕃屢侵將帥指河北降將通論此章

是五段文字細分之則四句者三段八句者三段十四句者兩段十句十二句者各一段十段之中多寡仍相遙應

○司馬相如哀二世賦登陂陀之長坂任昉墓銘蕪沒

鄭鄉寂寥楊冢唐書武德二年北海郡置沒陽縣舊書天寶五載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

馬吉溫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就

郡杖殺之年七十客葬於此唐書代宗時贈邕秘書監

丘遲詩肅穆恩波被劇秦美新論侯衛厲揭周甸引

詩淡厲淺揭以解揭厲未合今從朱注越絕書中國不

絕如線舊客公自謂左傳禁舊客勿出於富別賦舟

凝於水濱吳越春秋孫子與吳王論兵後漢吳漢傳

往來燕薊之間天台賦朗詠長川原注公有張桓等

五王洎狄相六公詩朱注五王張東之桓彥範敬暉崔玄

暉袁恕已狄相則仁傑也趙明誠金石錄唐六公詩李邕

撰胡履靈書初讀八哀詩恨不見其詩晚得石本其文詞

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為一章狄丞相別為

一章錢箋董道書跋李北海六公詠今太和集中雖有詩

而無其姓名予見荆州六公詠石刻文既不列詩尤奇偉

豪氣激發如見斷鼉立極時宜老杜有云序言邕為荆州

今新舊書皆不書抱朴子訓誨所以移蒙蔽

王嗣奭曰李才名甚盛而其死甚慘公痛之極故云竟

掩宣尼袂又云魂斷蒼梧帝又曰事近小臣斃未又曰

坡隋青州血不覺言之複也葉石林以為累句論

詩則是而非所以論子美其起語豪宕亦兼自寓

各章以序事成文部署森嚴純似班史唯此章感慨激

昂排蕩變化直追龍門之筆細按其前後段落又未嘗

不脉絡整齊也郝敬曰李江夏之文藻鄭司

戶之博綜必有少陵之雋筆乃能曲盡其妙

故秘書少

去聲

監武功蘇公源明

盧注哀秘書者哀其忠孝文章始終遇蹇

為可惜也。唐書蘇

源明京兆武功人

武功少

去聲

也孤徒步客

一作寓

徐充讀書東嶽中十載

上聲考

墳典時下

去聲

萊蕪郭忍饑浮雲嘯負米晚為

去聲

身每食臉

力減

必泣

叶上聲

夜字照蕪薪垢衣生

一作帶

碧蘚庶以勤苦

志報茲劬勞願

叶上聲吳作顯。此敘其少而好學。忍念親恩俱應少孤。唐書源明初名預少孤寓居徐充

忍

孔安國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

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又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

下。舊書萊蕪漢縣後廢。長安四年於廢羸縣置萊蕪縣

屬兗州。薛君章句云朝饑最難忍。楚辭橫垂涕兮

頂也。家語子路為親負米百里之外。又晉中興書范

泣流。侯瑾家貧備賃暮輒燒柴薪以讀。又晉中興書范

注家負好學。燃薪寫書既畢誦讀亦竟。碧蘚猶今人言

衣服黴斑。韓詩外傳子路曰不能勤

苦焉得行此。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學蔚醇儒姿文包

土寺羊生

卷一

六

三

舊史善灑落一作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音石君東堂策一作

射策君 東堂 宗匠集精選制可題一作未乾居寒切乙科一作已

大闡文章日自負掾吏一作亦累上聲踐晨趨閭闔內足踏

宿昔趼古典切○此敘其壯而出仕 蔚醇儒其學不雜 包舊史其文甚博京輦輦轂之下東堂試策之地

宗匠指衡文者 掾吏屢踐自卑官屢遷也足蹈昔趼依然徒步而入也○易其文蔚也蔚文深貌漢書賈山

獵書記不能為醇儒杜預左傳序舊史遺文畧不盡舉易幽人貞吉袁紹書公族子弟生長京輦吳薛瑩詩

遷入京輦遂升樞機山謙之丹陽記太極殿周路寢也東西堂魏制周小寢也晉書摯虞舉賢良武帝詔諸賢良

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袁宏三國名臣贊序莫不宗匠陶鈞惠遠詩時無悟宗匠誰將握克契蔡邕獨斷群臣

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下之有制詔天子答之曰可儒林傳房鳳字子元以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唐書諸進上試

時務策五條帖一大經經策全得為甲第策得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又云源明工文詞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

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大人賦排闥闔而入帝宮

韋昭注闥闔天門也天上有闥闔殿故人間帝殿亦名闥

闥莊子百舍重去聲還黃屋朔風卷不暇陪八

駮增韻足抵曰駮一麾出守

駿虜庭悲所遣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

恨石一作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順逆一作辯范曄顧其

兒李斯憶黃犬秘書茂松色一作再扈王仲正本作再祠

壇墀此敘其陷賊不汚黃屋風卷上皇幸蜀矣源明失

可轉見心不變吳論肅宗復位順逆既辯一時受偽命

者悉加刑戮如范曄有顧兒之痛李斯含黃犬之悲而秘

書獨寒松不改得與郊祀盛典顏延之咏阮咸詩屢薦

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唐書源明出為東平太守召還為

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以病不受偽署八駿用周穆王

巡遊事陳琳檄文並集鹵庭謝靈運詩再與朋知亂

為鑿戒宋書范曄臨刑其子竊取地土及果皮擲曄曄

問曰汝與我耶霽曰今日何緣與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
史記二世具李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曰

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唐書肅宗復兩

惟說張伯威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
唐書肅宗復兩

京擢源明考功郎中知制誥後為秘書少監
前後百卷文

卒扈祠扈從祠祭也
書為三壇同壇

枕去聲藉皆禁巒盧演切篆刻一作揚雄流溟漲本末淺一作未

青熒芙蓉劍犀兕豈獨剗止充切反為後輩褻予實苦懷緬

煌煌齋房芝事絕一作終萬手塞音蹇垂之俟來者正始徵勸

勉不要一作惡懸黃金胡為投乳一作亂贇音猷○此敘其文

文之豐美才大如楊雄雖溟漲猶為淺末鋒利如寶劍雖

兕兕亦可刺截有文如此而人乃褻視公所以懷思而歎

息也當時齋房瀆祀蘇能苦口力諍於萬手欲塞者竟

阻絕而不行足為將來勸勉矣且其意不欲求取金印何

為觸犯忌諱如投乳贇乎此皆發於忠愛之誠耳○唐書

源明又有前集三十卷隋辛德源少有重名累官考功

即中劉逖薦之曰枕藉六經漁獵百氏謝混傳元帝始

鎮建業每得二豚以為珍膳項下一鬻尤美輒以薦帝呼

為禁衛法言或問吾子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

不為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後漢書范升以為左氏

淺末不宜立曹植責躬表詞旨淺末不足採覽此末淺二

字所出若作未淺則海深何待言乎羽獵賦炫耀青熒

青熒劍有光澤貌越絕書寶劍篇揚其華如芙蓉始出

盧照隣詩相邀俠客芙蓉劍季尤劍銘陸軻犀兕水截

鯨鯢蔡邕傳後輩被遺文選注緬思貌漢書武帝

大興祠祀元封中齋房生芝而作歌通鑑乾元二年六

月上從王璵請立太乙壇於南郊之東自漢武帝祠太乙

至唐復祠之舊唐書肅宗紀上元二年七月延英殿御座

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上製玉靈芝詩唐書本傳肅宗

時禁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靡源明數陳政治

得失及思明陷洛陽帝將親征上疏極諫帝嘉其切直

子夏詩序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晉書衛玠傳不

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李陵書來相勸勉晉書

周顛傳取金印如斗大繫肘爾雅贊有力注出西海大

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炙韃子載贊銘曰爰有獷大

獸厥形似犬饑則馴服飽則反眼出於西海名之曰暎結

土寺羊生

交三十載

上聲

吾與誰游衍滎陽復

扶又切

冥冥罪罟已橫

去聲

胥

吉獻切

嗚呼子逝日始泰則

一作即

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

去聲 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永負蒿

里餞

末歎蘇公身歿不及哀奠也凶年而卒則遊行無人矣

滎陽罹罪而亡武功始泰遭遇中興終蹇身

歿荒歲戰伐吐蕃未靖清沔歸路所經胡夏客曰武功少孤忍饑為官又以饑終讀此不禁三歎此章前後三

段各十二句中間二段各十四句○任昉詩結權三十載及爾游衍新史源明雅善鄭虔杜甫詩罪罟不

收橫胥橫罹法網也劉孝威詩菱芒乍胥絲李善選注胥結也秦蹇用易卦名漢高帝紀關中大饑米斛萬

錢舊書廣德二年自秋及冬斗米千文一斛則萬錢矣蘇鄭皆卒於是年故他詩曰穀貴歿潛夫又曰凶問一年

俱山海經注漢水至江夏安陸縣入江即沔水劉楨詩余嬰沉痾疾竄身清漳濱杜臆蒿里餞謂致奠也古

今注蒿里喪歌也人死精魂歸於蒿里使挽者歌以送之蒿里山名邵注田橫死門人作挽歌二章今分為二薤露

歌送王公大人蒿里歌
送士大夫庶人之喪

八哀詩苦心力索未免人勝於天就諸章而論前五篇猜悍蒼古後三首却繁密不疎尚須分別而觀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盧注哀滎陽者哀其生不逢時

至被汚貶死為可悼也 鄭虔滎陽人也

鷄居至魯門不識鐘鼓饗孔翠望赤霄愁思

去聲一作入

雕籠

養滎陽剋

去聲

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况乃氣精

英華

作氣精一作精氣一作氣清

爽

首言其人品孤高而兼得名位

上四

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饗鳥乃

眩視悲憂三日而死江淹擬古詩成池饗爰居鐘鼓或愁

辛張華鷓鴣賦序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

之外然皆負增嬰繳羽毛入貢 爾衡鸚鵡賦閉以雕籠

剪其翅羽 原注往者公在疾蘇公頽位尊望重素未相識早愛才名躬自撫問臨以忘年之契遠邇嘉之 後漢

士寺羊主

卷一六

三

張奮傳衆儒不達議多駁異蜀志注鍾會名公之子

地崇指著作作即後漢來歙傳士大夫皆信重之前漢

五行志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天然生知資學立游夏上神農或闕漏黃

石愧師長丁丈切藥纂西極一作名兵流指諸掌貫穿去聲無

遺恨蒼鳥外切葛在最切何技癢此記其長於著述生知多

石起兵流貫穿謂聞見博蒼葛謂雜撰多陳琳書此乃

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庾肩吾書品鍾天然第一

生知見禮記後漢李固傳通游夏之藝顏閔之仁

神農著本草黃石公授張良兵法此言虔所著之書古人

不逮也楚辭橘頌年歲雖少可師長兮上林賦左蒼

梧石西極顏氏家訓吾見世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

諸掌唐書虔學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戈衆

寡無不詳審嘗為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

書司馬遷傳贊貫穿經傳馳騁古今文賦恒遺恨以

終篇原注公著蒼葛等諸書之外又撰胡本草七卷高

元之茶甘錄蒼草多貌葛小也虔自謂著書雖多皆碎小

之事唐史曰其書為會粹亦承襲之誤爾雅序會粹粹音

最聚也。薈最與會粹二說不同。趙次公云：當以公詩為正。射雉賦：徒心煩而技養。徐爰注：有技藝欲逞曰技養。

圭臬星經奧蟲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朔諧太枉神翰

顧不一體變鍾兼兩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榜昔獻書畫

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一作寡英華鶴誤一作響

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此稱其才藝絕人土圭善地

青能繪畫朱注：虔之學識過於子雲之博覽，虔之談論勝於方朔之詼諧。顧野王奇字皆通有虔而顧不止一

矣。鍾繇鍾會父子善書有虔而鍾可兼兩矣。文傳二句見名重當時獻書以下見才動人主。○陸倕石闕銘：陳圭置

臬。趙法圭以測日景臬以度廣狹也。天官家有甘石二氏星經。魚豢魏畧：卽淳善蒼雅虫篆。傅咸賦：圖像

於丹青。楊雄傳：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見。東方朔贊：詠達多端應諧似優。陳書：顧野王傳：虫篆奇字無所不

通。太枉太迂曲也。宋書：謝靈運傳：體變曹王。金壺記：鍾繇工三色書草隸八分最優。兼兩本易繫辭傳。

上書羊生

南史劉穆之謂宋武帝曰公但縱筆為大字三輔黃圖

王堂殿階陛皆玉為之朱注玉陛之上展其滄州圖畫

而寡鶴誤為發響形容繪事之逼真也張協詩寡鶴空

悲鳴唐書虔善圖山水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

其尾曰鄭虔三絕宋書謝瞻作喜霽詩靈運寫之混詠

之王弘在坐以為三絕呂總云虔書如風送雲收霞催

上嗜酒益疎放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惟几杖未

曾音寄音官曹突兀倚書幌晚就芸香閣胡塵昏坱莽

反覆音歸聖朝音點染無滌盪老蒙台州掾遐泛從英華一作泛

泛浙江漿履穿四明雪饑拾樵以周溪椽此敘其平生履

動時之興土木二句靜中之致未寄官曹初設廣文館也

晚就芸閣後為著作即也突兀端坐之貌坱莽空曠之地

虔本心歸王室但一受僞命無從洗滌是以有台州之

貶履穿拾橡貧困不能自給矣晉書阮籍傳嗜酒能嘯

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太尉世說

袁尹疎放好酒枉臆彈琴視天壤寫得疎放有神

壺

子曰吾示之以天壤見吾善者機也國策魯仲連曰名與

大壤俱敝嵇康傳土木形骸不自藻飾唐語林云

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

文博士自若始不亦美乎虞乃就職錢謙益曰據廣文館

於國子監增置故云不知曹司何在新書云久之雨壞廡

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非實錄也陳

子昂集補仁檢校秘書郎持三筆終入芸香閣魏畧芸

香辟紙蠹故藏書稱芸臺上林賦過於塊莽之野顏

家訓武烈太子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卽成數人抱朴

子外物棄智滌蕩機變謝靈運山居賦注天台四明相

接連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牕天台賦濟檣溪而直進

頽愷之啟蒙記注曰之天台山去天不遠路經檣溪水溪

險清冷前有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澗唯忘

其身然後能濟寰宇記檣溪在臨海縣東三十五里四

明在今寧波府檣溪在今台州府俱屬浙東路莊子衣

弊履穿貧也非憊也考史記東郭先生貧困履行雪中

上無下足盡墜地人皆笑之莊子古者晝拾橡栗暮栖

木上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又徐無鬼居山林食芋栗

即橡栗也唐書虞遷著作即安祿山反劫百官置東都

土寺羊主

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免死貶台州司戶叅軍事後數年卒空聞紫

芝歌不見杏壇丈天長眺東南秋色餘颺颺別離慘至今

斑白徒懷曩此憶台州之別紫芝歌埋迹溪山杏壇久雜博士東南颺颺俱指台州懷曩起下

紫芝歌用四皓事莊子孔子游乎緇帷之林坐杏壇之上記席間函丈老子天長地久宋王微詠賦秋色

陰兮白露商天台賦始經颺颺之塗班春淡秦一作泰白見孟子盧湛詩借日如昨忽焉疇曩

山秀葉墜清滑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操紙終夕酣

時物集遐想此憶長安之事劇談二句言隨意宴遊操

談鮑照詩無由稅歸鞅邵注稅止也鞅馬頸組易惟其時物也袁宏三國名臣片贊遐想管樂遠明風流

詞場竟疎濶平昔濫推從趙本一作吹晉作吝獎百年見存歿牢落

吾安放一作傲蕭條阮咸在出處上聲同世網他日訪江樓舍

悽述飄蕩

上聲。此結出歿後哀思。疎澗承台州公不見鄭也。推獎承長安鄭嘗獎公也。百年存歿又

總承二句。鄭審在江陵哀死而因念生與前哀汝陽王同意。張遠注。此即昌黎所云。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

友者。而如見賓也。此章起結三段各八句中二段各十

四句。後二段各六句。頌延之詩有歿竟何人。蔡邕誓

師賦時牢落以失次。權方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原

注著作與今秘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故有阮咸江

樓之句。黃鶴曰。審當與虔為兄弟。故此之阮咸如杜位乃

公從弟而云阿咸也。張協詩出處雖殊途。陸機詩世

網嬰吾身。世說桓壹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

伯作誄。謝靈運詩含懷泛廣川。鮑泉詩飄蕩逐風迴

劉克莊曰。入哀詩中如鄭蘇二首。非無可說。但每篇多

蕪辭累句。或為韻所拘。殊欠條瑩。不如飲中八仙之警

策。蓋入仙歌。每人只三四句。入哀詩或累押二三十韻

以此知繁不如簡。雖大手筆亦然。今按飲歌只說一

事。入哀則槩列平生。未可以槩論。盧德水云。入哀詩未

免傷煩。傷汎中有數十光潔語。堪與日月並垂者。自不

為浮雲所掩。大槩詩家之元氣在焉。杜詩之體統存焉。不可遺亦不容選也。

故右僕射相去聲國曲江張公九齡盧注哀相國者哀其志存王室明皇

始終不能信用為可惜也九齡韶州曲江人

相去聲國生南紀金璞無畱礦古猛切與鑛同仙鶴下去聲人間獨立

霜毛整矯然江海一作漢思去聲復扶切與雲路永寂寞想土

堦未遑一作嘗等箕頽首稱其品格不凡金無畱鑛比才

飛騰雲路則想致君唐虞而不遑等於高隱矣漢書百

官表相國丞相皆秦官高帝初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唐書自

循嶺徼達東甌至閩中是謂南紀舊注江漢之南皆謂之

南紀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郭璞賦其下則金礦

丹礫說文礦銅鐵璞石也唐紀太宗謂魏徵曰金在鑛何足貴耶冶鍛而為器人乃寶之九齡幼聰敏善屬文年

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可見其不畱於礦也鮑照舞鶴賦偉胎化之仙禽又

疊霜毛而弄影宋之尚詩粉壁圖仙鶴錢箋云九齡家傳

九齡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飛集於庭遂生九齡〔北史〕劉

歆矯然出塵如雲中白鶴〔鮑照詩〕空守江海思〔江總為

徐陵墓思鬱轉雲路〔司馬遷傳〕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堂

高三尺土堦三等〔抱朴子〕堯舜在上箕穎有巢棲之容

上上聲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一作竭力歲崢嶸天池一作地

日蛙黽退食吟大庭何心記一作託榛梗骨驚畏曩哲鬢音真

鬚一作變負人境雖蒙換蟬冠右地女六切多幸敢忘一作志

二疏歸痛迫蘇耽并紫綬一作紫紱英映暮年荊州謝所

領庾公興去聲不淺黃霸鎮每靜此敘其仕進履歷玉堂

祿山勢張也天池蛙黽林甫恣讒也退食二句承蛙黽言

不計私忿骨驚二句承碣石言襄在國事換蟬冠為尚書

右丞相而多幸言罷政雖慚而遠害猶幸也二疏比其歸

養蘇耽比其奪情紫綬出為荊州長史庾亮黃霸稱其在

任政績○江淹金燈草賦植君玉臺生君椒室徐彥伯詩

巢君碧梧樹舞君青瑣闈君字皆指君王錢箋黃圖未央

士寺羊主

宮有金華殿大玉堂殿漢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黃圖玉堂殿有十二門唐書九齡擢

進士第拜校書郎歷中書舍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中書侍郎此由玉堂金華省出入也碣石范陽地崢嶸高

大貌祿山所據錢箋祿山在范陽偏裨入奏九齡見之曰亂幽州者必此胡雛也天池見莊子東方朔七諫蛙

鼃游乎華池注喻讒佞弄口也爾雅鼃形似青蛙而腹大其鳴甚壯詩退食自公上古有太庭氏公詩大庭終

返朴或引韓非子議於大庭而後言作庭宇解者非郭璞游仙詩戢翼棲楸楸小栗條如荆梗病也本事詩

曲江與李林甫同列林甫疾之若仇曲江為海燕詩以致意曰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亦終退斥別賦心折骨

驚通鑑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張守珪奏請斬之執送京師上惜其才赦之張九齡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

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此詩畏曩哲指夷甫負人境恐為後患也

謝朓詩誰能鬢不變陶潛詩結廬在人境舊唐書侍中中書令加貂蟬佩紫綬漢官儀武帝大冠加金璫附

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貂蟬本傳開元二十二年九齡為中書令二十四年遷尚書右丞相罷政事所謂換蟬冠

也〔沈約詩〕長驅入右地〔明皇雜錄〕張九齡裴耀卿詔

為左右僕射罷參知政事林甫怒曰猶為左右丞補耶二

人趣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不覺股栗〔左傳〕羊舌氏

曰民之多幸〔漢書〕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俱

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神仙傳〕蘇耽椰縣

人少孤養母至孝忽辭母云受性應仙當違供養母曰汝

去使我如何存活曰明年天下疫疾庭中井水簷邊橘樹

可以代養至時病者食橘葉飲井水而愈〔唐書〕九齡遷

工部侍郎乞歸養詔不許及母喪解職毀不勝哀有紫芝

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冢樹是歲奉哀拜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固辭不許〔朱注〕唐制大都督府長史從三品應紫綬

荊州為上都督故時服紫綬也〔中山王〕文木賦青綱紫

綬九齡嘗薦周子諒為御史子諒劾奏牛仙客語援讖

書帝怒杖於朝堂流灤州道死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

長史〔長史〕之上有都督是其統領〔晉書〕庾亮鎮武昌

諸佐吏乘月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

諸君且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曹參傳〕嚴延年

之治動黃次公之治靜〔晉書〕謝安傳每鎮以和靜〔賓客引〕

調〔去聲〕同諷詠在務屏〔丙音〕詩罷地有餘〔一云〕詩地

篇終語清

省悉井切

一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

境韻重或作炳

散帙起翠璃倚薄巫廬並綺麗克暉擁牋誅任

平聲 昉騁自我一作成

一家則未闕隻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

朱鳥影

此敘其詩才文學。延客詠詩見風流韻事。地有餘力厚也。語清省詞爽也。趙注一陽發管謂其

詩可聽如黃鐘之律淑氣含鼎謂其詩可味如太羹之和。君子二句惜其抱濟世之才退而用心於文章也。起翠

竊言文瀾激蕩並巫廬言才氣高寒。克暉任昉謂詩文

亦擅其勝。趙注韶州在滄海之濱朱鳥即南方之宿當

時謂九齡為滄海遺珠則才名久著南方矣。舊書孟浩

然還襄陽九齡時鎮荊州署為從事與之倡和。又云九

齡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

錢箋中書舍人姚子顏狀其行曰公以風雅之道與寄

為主一句一咏莫非與寄。顏氏家訓諷詠辭賦。謝朓

詩民淳紛務屏。陳沈炯詩丁翼陳詩罷。莊子其游刀

必有餘地。文心雕龍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庾信玉

律表節移陰管無勞河內之灰氣動陽鐘不待金門之竹

陸機詩蕙草饒淑氣陳子昂詩如何負公鼎西都

賦序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潘岳誄文披帙散

書屢覩遺文楚辭乘玉輿兮駟蒼螭廣雅龍無角曰螭

江賦巫廬嵬嵬而比嶠詩品小謝工為綺麗歌謠風

人第一南史謝玄暉善為詩任彥升工於筆史記自

序以拾遺補闕成一家之言陸機謝表片言隻字不關

其間又文賦一篇之警策天官書南宮歸老一作守故

朱鳥索隱曰南宮赤帝其精為朱鳥也

林戀闕悄一作延頸波濤良史筆蕪一作絕大庾嶺向時

禮數隔制作難上上聲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燠艇此敘其

歿而終之以哀弔趙曰張公有良史之筆惜乎其人歿

而蕪絕於嶺外向時禮數隔絕已之制作不能面質於

生前今讀其徐孺之碑猶思理艇而往瞻拜於墓前焉

此章首尾各八句中二段各十六句漢書兩漢以清行

徵為京兆尹遂歸老於鄉里王粲詩飛鳥翔故林崔

湜詩丹心恒戀闕西征賦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

蕭望之傳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班固答賓戲馳辯如

波濤左傳董狐古之良史也沈約郊居賦不載於良史

士寺羊主 卷十六 三五

之筆朱注舊書九齡遷中書令嘗監修國史唐會要云

六典開元二十八年九齡所上恨賦終蕪絕於異域

新書韶州始興有大庾嶺新路開元十七年詔張九齡開

鶴注南康記漢兵擊呂嘉衆潰有神將成是嶺以其姓

庾因謂之大庾又以其上多梅而先發亦曰梅嶺唐書

九齡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諡文獻公

於曲江無交故有向時禮隔之語或云九齡謝官後朝廷

禮隔制作不得上陳非也張公歿後尚賜諡遣祭何云禮

數隔耶在助哭范僕射詩平生禮數絕漢禮制志稍

稍制作後漢書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稱南州高士

錢箋九齡徐徵君碣有唐開元十五年忝收茲邦風

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

曲江見祿山有反相欲因失律誅之明皇不聽至幸蜀

以後追思其言遣使祭贈此事乃一生大節關於國家

治亂興亡篇中尚畧而未詳其歷敘官階詳記文翰頗

失輕重之體劉涓溪嘗議及之楊升菴因補作一篇云

相國生南紀蔚為曲江彥山接韶音峰秀鍾重華旬風

雅既歲耄聲名鬱葱倩登庸伊呂科敷奏姚宋羨珠澤

隨侯雙玉林郊詵詵片九重集神仙咫尺生顧盼陸謝擅

緣情沈范采餘細九遷帝獨奇三臺師錫薦補袞綴宗

葵用藥必瞑眩防乎貴未然介焉斷幾見狐媚蕩主心
狼子紆皇眷金鏡倏垢塵玉奴驚睥睨賢萋斐偃月堂棄
捐秋風扇鼉動漁陽鼙蟲飛太極箭朱鸞奔咸京青騾
乘蜀傳棧閣雨淋鈴宛洛颺迴縣蜚雁愁仰霄昆蹄怯
升廡噬臍漫天泣回腸嶺南奠精已箕尾騎魂猶螭頭
戀絕綫國步危規瑱忠言踐青史篆岬嶰翠珉藤馱蔓
誰珍徐孺碑彫亟但黃絹按此詩格整辭茂力摹少陵
玉奴楊妃小名睥睨目睛大也東坡詩潞州別駕眼
如電次公注明皇初為此官據此則睥睨當指明皇驚
者不欲令帝見此書也別傳謂九齡進金鏡錄為貴妃
所毀睥音性腎音限馱音襖左思吳都賦卉木馱蔓
劉克莊後村曰杜公八哀詩崔德符謂可以表裏雅頌
中古作者莫及韓子蒼謂其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
贊方駕惟葉石林謂長篇最難晉魏以前無過十韻常
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敘事傾倒為工此入篇本非集
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不敢置議其病蓋傷於多如李邕
蘇源明篇中多累句刪去其半方為盡善余謂韓比此
詩於太史公紀傳固不易之論至於石林之評累句為
長篇者亦不可不知郝敬仲輿曰八哀詩雄
富是傳紀文字之用韻者文史為詩自子美始

夔府書懷四十韻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秋作

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即遲扈聖

崆峒日端居灑灑時萍流仍汲引樗散

上聲

尚恩慈遂阻雲

一作靈

臺宿

一作仗

常懷湛露詩翠華森遠矣日首颯淒其拙

被林泉滯生逢酒賦欺文園終寂寞漢閣自磷緇病隔君

臣議

一作識

慚紆德澤私揚鑣驚主辱拔劍撥年衰

所追切○首敘

遭遇偃蹇乃書懷之故

上四為通節之綱身受即官須

驚主辱名位已晚故撥年衰扈聖端居又作一提萍流六

句為即而思扈聖也拙被六句辭官而居灑灑也主辱年

衰承上起下天寶十四年公授河西尉不拜值祿山叛

扈從肅宗於鳳翔未幾入蜀以嚴武薦除工部員外郎又

辭幕府至夔州首尾凡十二年公未嘗至崆峒而云扈

聖崆峒者以肅宗自平涼而至崆峒在其地也汲引指嚴

武恩慈謂朝命宿雲臺宴湛露望翠華皆想為拾遺事

杜臆放迹林泉而云酒賦所欺此公省愆語也病卧文

園漸居漢閣以蜀中馬揚自方杜臆揚鑣拔劍憤激悲

壯之情形於詞色矣朱注主辱謂車駕幸陝鮑照詩

出自薊北門吳越春秋札雖不才鼂錯傳各位不失

施於後世蔡質漢儀尚書郎人直臺中牛弘詩端居畱

春想海賦萍流而浮轉劉向傳轉相汲引檣樹散

木出莊子虞世基詩無庸類散檣雲臺仗見八哀詩

詩序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南都賦望翠華之葳蕤謝

靈運詩懷賢亦悽其北史韋夔淡於榮利所居之宅枕

帶林泉西京雜記梁孝王集諸遊士於兔園鄒陽作酒

賦漢書司馬相如拜為文園今後病免家居茂陵揚

雄校書漢閣此特借比西閣磷緇猶云磨礪慚紆德澤自

愧退居枉沐君恩耳或解磷緇為名玷朝班不合謝靈

運詩磷緇謝清曠忠經沐浴德澤舞鶴賦龍驤橫舉

揚鑣飛沫善曰鑣馬勒旁鐵史記主辱則臣死漢

書叔孫通傳拔劍擊柱撥奮起也淮南子年衰志憫社

稷經綸地風雲際會期血流紛在眼涕灑一作亂交頤四

瀆樓船沉中原鼓角悲賊壕連白翟戰瓦落丹墀先帝嚴

土詩羊主

卷十六

三

靈一作虛

寢宗臣切受遺恒山猶突騎

去聲

遼海競張旗田父

嗟膠漆行人避蒺藜總戎存大體降

音

將去聲

飾卑詞楚貢

何年絕堯封舊俗疑長吁翻北寇一望卷西夷

此憶長安時事承上

揚鑣驚主辱

上八句先敘肅宗之亂

先帝以下詳記代宗之亂總戎二句乃追原病根

社稷風雲靈武起事血流數語安史猖獗自肅宗晏駕子儀受遺代宗當有一番

振刷乃亂離如故則以總戎失策誤信降將之卑詞耳在楚薊則鎮將不恭在西北則外夷交誑皆因總戎失策所

致四瀆中原言遍地皆兵白翟丹墀言京輔旋破朱注恒山遼海皆河北地杜臆猶突騎如故也競張旗轉

甚也呂祖謙曰膠漆所以為弓誅求之多則田父歎焉鐵蒺藜所以禦馬所在布地故行人避之朱注通鑑史

朝義死賊將田承嗣薛嵩等降副元帥僕固懷恩恐賊平

龍衰奏雷承嗣等分帥河北自為黨援由是諸鎮桀驁遂不可制公詩總戎存大體降將飾卑詞正紀其事曰存大

體為朝廷隱也郭知達注總戎元帥也代宗詩史朝義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楚貢如嶺南小梗堯封謂

燕薊疑貳北寇指回紇西夷指吐蕃廣德元年相繼人寇

杜臆音順今逆故曰翻傾國而來故曰卷○經綸風雲

汴別見書血流漂杵東方朔傳俛而深惟仰而泣下

交頤記四瀆視諸侯四水獨流江淮河濟也漢有樓

船將軍鼓角別見漢匈奴傳晉文公攘戎狄居西河

圖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注圖洛今上郡寧川地朱注史

記索隱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唐脚延二州即春秋白翟地

祿山反京畿脚坊皆附之故云連白翟光武紀大破莽

兵於昆陽城西會大雷風屋瓦皆飛前漢梅福傳登文

屏之陞涉赤墀之塗注以丹掩泥塗殿上也梁宗廟登

歌神宮肅肅靈寢微微唐書寶應元年建卯月上不豫

召子儀入卧内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所謂切受遺也

公孫弘傳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周禮并州其鎮曰恒山

孫瓚傳通遼海叔孫通傳設兵張旗幟潘岳籍田賦

邑老田父孫武子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柳

惲詩寂寞行人稀六韜狹路微徑張鐵蒺藜晁錯傳具

蘭石布渠答蘇林曰渠答鍊蒺藜也魏志詔大將軍親

總六戎薛道衡詩朝端去總戎漢明帝詔明於國家之

大體淮南子約身卑辭以求救於諸侯左傳管仲責

楚曰爾貢包茅不入史記周紀封堯之後於薊詩序懷其舊俗者也鮑照詩邊城屢翻覆此翻字所本語

林玉導曰北寇遊魂伺我隙陳後主詩春江聊一望過秦論席卷天下此卷字所本難蜀父老文接之以西

夷不必陪亶圃超然待具茨凶一作兵鑄農器講殿闢書

帷廟算高難測天憂實在茲形容真潦倒答效莫支持此

救時籌策承上拔劍撥年衰鑄農器望息兵端闢書帷望開言路二句皆當時急務自廟算無聞恐前亂未靖而

後患復生矣此段乃上下文關捩處朱注代宗嘗幸陝州故用周穆黃帝事言當此多事之秋我豈必陪車駕於

亶圃乎但望求賢問道如黃帝之下訪具茨則凶兵可銷講殿可御治平不難致矣孰知廟算不然杞人憂天實在

於此惜衰老無補為足歎耳次公解都支離○亶圃周穆王西遊事陸機豪士賦超然自引高揖而熙莊子黃

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塗焉唐書許州陽翟縣有具茨山老子兵者

凶器家語鑄劍戟以為農器東方朔傳文帝集上書囊為殿帷畧文本詩書帷通竹徑杜詩博議通鑑承秦

元年九月庚寅朔置百高座於資聖西明兩寺講仁王經
甲辰吐蕃十萬眾至奉天京城戒嚴丙午罷百高座講十
月己未復講經於資聖寺時羗人外訶藩鎮內叛而帝與
宰相元載等俱好佛怠於政事講殿闢書帷蓋以諷也
孫子兵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天憂用列子杞人
憂天崩事嵇康晝潦倒麓疎魯靈光殿賦支持以保
漢使去聲者分王命群公各典司恐垂均賦去聲斂去聲不似問瘡

瘡萬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思綠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卽

事須嘗膽蒼生可察一作義堂猶集鳳貞觀去聲是元龜

處處喧飛檄家家急競錐蕭車安不定蜀使去聲下去聲何之

此傷夔州民困承上天憂實在茲使者八句歎凶兵未

息而軍賦日煩孤城最怨思見民窮可慮卽事八句歎講

帷不開而舊章難復貞觀是元龜乃起敝之方使者索

餉之官典司牧民之吏瘡痍蜀有崔旰之亂也綠林雲夢

民將爲盜矣嘗膽痛懲前失察察睂淡悉民情朱注朝議

多人奈何不法貞觀之治致盜賊群起誅求益急雖蕭車

撫之猶恐不定彼蜀使頻下又何為乎○吳越春秋王命

見符東都賦各有典司劉安諫出兵書緩刑罰薄賦

斂史記季布傳劓痕未瘳魏志衛顛傳若有歸民以

供給之謝承後漢書狄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淮

南子悲則感恩思之氣張詠曰綠林雲夢言荆楚將亂

後漢劉元傳諸亡命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注綠林

山在荊州當陽縣東北盧注左傳楚昭王涉睢濟江入

雲中盜攻之注雲中雲夢澤中也時代宗幸陝猶昭王

出國故引往事為鑒欲難追追悔無及矣錢箋泥舊注偽

遊雲夢之說遂云來瑱為襄陽節度使入朝賜死而藩鎮

皆貳所謂雲夢欲難追也按此段本言朝廷遣使擾民耳

於來瑱無預吳越春秋越王欲報吳怨懸膽於戶出入

嘗之列子晉有却雍者能視盜察睂睫之間而得其情

枉臆察睂恐其蹙額也梅福書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

言後漢書鄧騭等並奉朝請有大議請朝堂與公卿參謀

賀循詩集鳳動春枝書今我即命於元龜劉琨勸進

表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元龜大龜卜龜以老者為

靈何遜詩處處皆城市左思詩邊城苦鳴鏑羽檄飛

京都魏志王粲曰家家欲為帝王江淹書競刀錐之

利前漢蕭育傳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太守上以育

者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注使車 鈞瀨
三公奉使之車 司馬相如為即使蜀諭巴蜀父老

疎墳籍耕巖進奕棋地蒸餘破扇冬暖夏織絺豸遘一作

哀登楚一作麟傷泣象尼衣冠迷適越藻繪憶遊睢音賞

月延秋桂傾陽逐露葵大庭終反樸京觀古玩切且僵尸高

枕虛眠晝哀歌欲和去聲誰南宮載勲業凡百慎交綏朱注

客夔情景而以除亂立功望之在位者鈞瀨入句久客

無聊之况應上形容真潦倒賞月八句淡期濟世之人應

上答效莫支持前日總戎存大體惜其遺患於諸鎮此日

凡百慎交綏冀其敵愾於外夷耕鈞資身蒸暖隨地哀

粲傷世亂泣尼悲道窮適越遊睢復想東行也延桂對

景逐葵念君因思大庭之治以銷京觀奈伏枕夔江惟哀
歌獨歎而已南宮事業望之當事大臣勿謂交綏而退可
也當時吐蕃陷京諸將袖手坐觀故有交綏之歎此章
前兩段各二十句後兩段各十六句中間八句作上下過
峽○鈞瀨用巖子陵事耕巖用鄭子真事南史劉穆之

傳尋覽篇章校定墳籍西京雜記杜陵杜夫子善奕棋

為天下第一秋興賦屏輕篋釋纖絺王粲七哀詩西

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登楚指粲登荊州城樓作賦麟

傷用西狩獲麟孔子世家叔梁紇禱尼丘生孔子孔子

生而首上圩頂故名丘字仲尼趙曰傳記又載孔子之首

象尼山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

用之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遊睢漁者學藻績之彩

陳雷風俗傳襄邑縣南有睢水渙水睢渙之水出文章故

有黼黻藻錦日月華虫以奉天子宗廟御服焉公少時

常遊吳越梁宋李德林詩月桂近將攀沈約詩秋風生

桂枝曹植表若葵藿之傾太陽又七啟霜蓄露葵大

庭古至德之世注見前淮南子已雕已琢還返於樸

左傳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

乎有京觀注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前漢伍被傳僵

尸滿野流血千里左思詩哀歌和漸離杜臆欲和誰言

欲和者誰人乎後漢書永平中圖書中興二十八將於

南宮雲臺詩凡百君子應瑒詩凡百警爾位左傳晉

人秦人出戰交綏注古名退軍為綏李衛公曰綏六轡總

也謂軍不戰但交綏而退猶云交馬而還

杜詩長篇，鑄格整嚴，如金、利、玉、律，用思精細，若繭絲牛毛。此章分枝分節，相生相應之法，必寧心靜氣，從容翫味，方有端緒可尋。但止流目泛觀，涉獵大槩，亦何由窺見作者深意哉。

往在鶴注此當是
大曆元年作

往在西京日一作胡來滿彤一作宮中宵焚九廟雲漢為

之紅解瓦飛十里總須允帷紛一作曾同空疚心惜木主

一一灰悲風合昏排鐵騎去聲清曉一作散錦幪吳作幪正

賊臣表逆節晉作相賀以成功是時妃嬪戮連為糞土叢

當宁陷玉座白間剝畫胡化蟲不知二聖處私泣百歲翁

此詩歷敘三朝治亂也。首紀天寶末祿山陷京之事。上

八毀及宗廟次八傷及宮禁下二言直肅出奔父老悲涕也。賊徒肆行逆節則上表祿山以稱賀如下文殺妃主毀御座是也。○張協詩昔在西京時書王租彤宮攸居

古制天子七廟王莽增為九廟舊唐書中宗已耐太廟

開元四年出置別廟至十年置九廟而中宗神主復耐太

廟詩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屋瓦皆飛出光武紀詳見上章

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此言廟中神帷也詩憂心孔疚

謝朓詩總帷飄井幹此言廟中神帷也舊唐書天寶末兩都傾陷

史記武王伐紂載木主而行舊唐書天寶末兩都傾陷

神主亡失肅宗既復舊物建主作廟於上都其東都神主

大曆中始於人間得之孔叢子衛山公曰寡人之任臣

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曹植詩悲風來人懷合昏本

是草名至夜則合陸倕銘合昏夜捲莫萊朝開此處借用

作黃昏沈佺期詩合昏克菟郡中夜白登圍魏志注曹

公列鐵騎五千為十里障江賦緜霧侵於清旭音隸

視也廣韻驢子曰驢錢箋祿山陷兩京以橐駝運御府

珍寶於范陽故曰散錦驢郭知達本注徐陵詩金鞍覆錦

驢幪鞍帕也公詩屢用錦幪以幪為正魏志張超曰王

師將危賊臣未梟國語逆節萌生幸蜀記天寶十五

年七月祿山令張通儒害霍國公主永王妃侯莫陳氏駙

馬楊肅等八十餘人又害皇孫郡縣主諸妃等三十六人

于寶晉紀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王昭君辭昔為匣

中玉今為糞土英記天子當宁而立謝朓詩玉座猶

寂寞師氏注白間黼衣也畫蟲畫雉以飾之景福殿賦

皎皎白間離離列錢李善曰白間青瑣之側以白塗之今

猶謂之白間吳越春秋蟲鏤之刻畫又二車駕既云

聖兩君世說殷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

還楹桷歛寄崇故老復扶又涕泗祠官樹椅桐宏壯不如

初已見帝力雄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微軀忝近臣景

讀為去聲從陪羣公登階捧玉冊峩冕聆一作金鐘侍祠慙

女六先路舊作露掖垣邇濯龍天子惟孝孫五雲起九重

平鏡奩換粉黛翠羽猶葱隴一作躡次記至德初肅宗

祭微軀六句記陪祀之事天子四句乃陪祀所見景物

此敘廟祀特詳者萃渙莫大於享帝立廟也車駕初還

故父老流涕楹桷重新故廟樹椅桐唐史肅宗還京在

至德二年十月其親享九廟及祀園丘在乾元元年四月

鶴注謂前春疑誤玉冊冊文也峩冕法服也金鐘駕至

鳴鐘也慙先路慙列輦輅之傍邇濯龍密邇宮禁之地孝

上寺羊主

卷一六

皇

孫指肅宗五雲謂瑞氣鏡奩后廟神御之物翠羽廟中神御之飾○光武紀車駕入洛陽左傳丹楹刻桷長門賦鬱並起而穹崇詩涕泗滂沱史記武帝紀令祠官

領之如其方詩樹之榛栗椅桐梓椽西征賦豁爽塏以弘壯莊子力於我何有哉前漢禮樂志薦之郊

廟則鬼神享禮記祀事孔明曹植敘愁賦委微軀於帝室東都賦天宮景從玉冊注別見張華詩軒冕

峩冠蓋習習詩外傳古者天子左右五鐘將出則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

漢禮樂志百官生祠者數百人封禪文群臣慝焉爾雅慝小慝也南齊何從事聯句芸黃先露早與此先露不

合此當是先路之訛記郊特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注大路祭天車先路祭廟車東京賦奉引既畢先路乃發

則先輅為君車矣又公詩有起草鳴先路句楚辭來吾道兮先路舞鶴賦翔翥先路則先路乃前導也王洙謂齋廊

未備猶慝露露朱注謂新進侍祠先蒙恩露張注謂春日侍祠因動先人雨露之感語皆迂曲劉楨詩隔此西掖

垣杜田注後漢桓帝紀祠老子於濯龍宮馬后紀帝幸濯龍中續漢志濯龍園名濯龍宮百官志有濯龍監一人

東京賦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薛綜注洛陽圖經曰濯龍池

名赫白馬賦處以濯龍之奧注濯龍內殿名盧植集詔給

濯龍廐馬三百匹諸書稱濯龍不同大抵以宮得名而置

監園廐皆因之也詩工祝致告徂賚孝孫沈約宋書

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董仲舒雨雹對雲五色而為慶三

色而為禱楚辭天子之門以九重後漢陰后紀帝率

百官上后陵從席前伏御床祝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泣

今易脂澤妝具樂府粉黛不假飾曹植賦前者厭羯

或拾翠羽郭璞江賦潛蒼蔥臙注青盛貌

胡後來遭犬戎俎豆腐一作羶肉呆愚行角弓安得自西

極申命空山東盡驅詣闕下士庶塞先則關中此記廣德

京之事洙注前者指祿山後來指吐蕃夢弼注俎豆

句謂污漫祭器呆愚句謂狼籍宮廟盧注時藩鎮不能

赴援故言安得自西俎束布昭王命使主將率民入關以

敵愾乎杜臆安得二字直貫下節乃臣子期望之詞西

極指京師之西與山東相對或指吐蕃者非薛蒼舒曰

漢文帝紀七年夏六月未央宮東闕呆愚災霍豹古今注

呆愚屏也呆者復也愚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復思所奏

之事於其下顏師古注呆愚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

上詩羊生

墉之處其形如杲思然一日屏也又禮記疏屏天子之廟

飾也鄭注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唐蘇鶚演義稱杲思織絲

為之輕疎浮虛象羅網交文之狀蓋宮殿簷戶之間也段

成式酉陽雜俎稱上林間多呼殿棧楠護雀網為杲思余

謂二說皆通以杲思為網則結繩為之施於宮殿簷楹之

間如蘇鶚之說是也以杲思為屏則刻木為之施於城隅

門闕之上如成式之言是也然就二說之中段氏之說為

長韓安國傳注師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易重巽

以申命曹植主將去聲曉逆順元元歸始終一朝自罪已

詩盤桓北闕下伐一作聽所從冗官

已一云罪萬里車書通鋒鏑供鋤犁征戍一作聽所從冗官

各復業土著直畧切還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音潮野懽呼一作

同中去聲興似一作國初繼體如太宗端拱納諫諍和風日

冲融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千春薦靈寢永永垂無窮

此論永泰後代宗還京之事主將四句言靖亂之由鋒

鏑四句言初治之象君臣六句望其力致大平赤墀四句

願其無忘孝享通鑑廣德元年十月郭子儀使于延昌

撫諭諸將皆大喜聽命所謂主將曉順逆也鶴注永泰

元年正月下制勞還罪己之念所謂一朝自罪己也杜

臆主將脅民向來叛服不常當令其改心易慮而喫緊在

罪己一語此轉亂為治之機也鋒鏑二句言復府兵之制

則兵農可以合一藩鎮多表授官僚朝廷雖設官而無事

故欲冗官之復業各鎮選丁壯為兵民皆棄本業而好亂

故欲土著者力農聽言納諫又罪己後改過自新之法櫻

桃薦寢與上禮郊廟相應皆回鑿後最急之事故反覆言

之○黃石公素書主將之法魏志傳翼曰逆順有大體

強弱有定勢漢文帝紀以全天下元元之民顏注元元

善意也馬融疏陛下深惟禹湯罪己之義漢光武紀

車書共道鋒鏑刀鋒箭鏑也晉史論鋒鏑如雲曹植

詩相隨把鋤犁顏延之詩憔悴征戍勤申屠嘉傳冗

官居其中師古曰冗散輩也如今之散官食貨志安民

之道土著為本淮南子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

漢宣帝紀躬行節儉張載詩朝野多歡娛漢明帝詔

先帝受命中興章帝詔繼體守文梁簡文書履璇璣

而端拱漢文帝詔益建官師為諫諍顏延之詩昧旦

土寺羊主

卷一六

四

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櫻桃也 丘巨源詩隱映含

歌人陌上桑青絲為籠繫 謝朓酬德賦度千春之可

並靈寢注見上章 漢景帝詔 京都不再火涇渭開愁

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世永永無窮

容歸號平聲故松栢老去苦飄蓬未以思鄉之意作結 杜

諸將詩云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故必吐蕃

遠去而愁容始開盧注往在西京既遭喪亂老去飄蓬

終遠長安首尾無限悲酸此詩前後三段各十八句中

八句作腰末四句作結左思詩羽檄飛京都 鮑照詩

發藻慰愁容古詩古墓犁為田松

柏摧為薪劉孝綽詩遊子倦飄蓬

盧元昌曰此章歷敘肅代兩朝經祿山吐蕃之亂以見

幸蜀之轍不鑿於前奔陝之駕相等於後故於肅宗收

復處畧其治具於代宗收復處詳陳保安圖治之道正

見肅宗不能自振沿至代宗再有吐蕃之禍乃代宗收

京後又不思省躬罪已節儉裕民聽言納諫且冗官失

職兵不歸農朝政之闕失多矣致治無具禍亂相因未

幾德宗又有奉天之幸內寇外夷竟與唐相終始矣至

篇中血脉以孝治為重故詳言宗廟廢興之由於肅宗

曰天子唯孝孫於代宗曰繼體如太宗因以歸號故松柏自述已意終焉

昔遊

鶴注此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詩云楚山夔屬楚地也

昔者與高李

原注高李一作李白

登單

任衍切

父

甫音

臺寒蕪際碣

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藿去

一作共

徘徊清霜大澤

凍禽獸有餘哀

首敘昔日東遊之事在天寶四載寒蕪二句秋日遠景桑柘四

句秋日近景此皆登臺所見者○舊唐書單父古邑貞觀

十七年屬宋州考寰宇記子賤琴臺在縣北一里高三丈

顏延之詩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此寒蕪二字所本齊地記渤海東有碣石謝朓詩切切陰風暮桑柘起

寒烟阮籍詩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廣韻藿大豈葉又草名湛方生弔鶴文負清霜而夜鳴陸機詩願言

有餘

是時倉廩實洞達寰區

一作瀛

開猛士思滅胡將

去聲帥

望三台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

此記當時寵任邊將因東遊而并及之將望

三台祿山恃功君無所惜明皇濫賞也○風俗通漢文帝即位十餘年百姓足倉廩實東都賦平夷洞達萬方輻

湊後漢逸民傳論自致寰區之外寰區開言道路無梗

夢弼曰望三台祿山領范陽節度求平章事也帝王世

紀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史記天

官書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台孟康注泰階三台

也台星

凡六

幽燕

平聲

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

蓬萊肉食三

一作

十萬獵射起黃

吳作黃埃

上言將之雄此見軍之盛

皆寓諷刺於稱揚泛海輸粟則民日疲射獵練軍則兵

日橫欲不亂得乎○江淹詩幽燕非我國晉書司馬承

傳用武之國也漢郊祀志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

吳門卽蘇州蓬萊在山東魏志獻帝策命穡人昏作粟

帛滯積鄒陽傳轉輸流粟千里不絕海賦泛海陵川

博議云唐運江淮租稅以給幽燕此天寶間海運也左

傳肉食者鄙賈山至言日日獵射擊兔隔河憶長眺青

伐狐蠶城賦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埃

歲已摧頽不及少

去聲年日無復

扶又

故人杯賦詩獨流涕

亂世想賢才有一一作君能市去聲駿骨莫恨少龍媒此撫舊交而有

感也。登臺故人不可復見矣。欲須賢其濟當以駿骨引

龍媒乃自負之語。○潘岳西征賦。寒微畀以長眺。青歲

猶云青年。陳子昂春臺引。遲美人兮不見。商山議得失蜀

恐青歲之遂適。駿骨龍媒注皆別見。

主脫嫌猜呂尚封國邑一作傅說已鹽梅晏楚山淡

水鶴去低回麗公任本性攜子卧蒼苔此援古人以寄慨也。前人勲業本

可追踪。但遭際非時亦止為麗公之逐世而已。結意無限

悲涼。此章前後三段各八句中。間二段各六句。○盧元

昌謂商山四句。因高李而並憶中興往事。商山議得失指

李泌周旋太子事。蜀上脫猜嫌指泌易表章。請上皇還京

呂尚封國邑指靈武功臣。叨封爵邑者傅說已鹽梅指扈

從大臣晉階宰相者引證亦似有據。但於駿骨龍媒意不

相接續耳。朱注漢書上欲使太子將兵擊鯨布四人說

建成侯呂澤夜見呂氏止其行故云議得失。蜀志先主

與亮情好日密。關張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

之有水。史記太公封於營丘。說命若作和羹爾唯鹽

梅史記孔子世家低回畱之不能去陳琳

詩松柏有本性淮南子窮谷之汚生以蒼苔

公夔州後詩間有傷於繁絮者此則長短適中濃淡合

節整散兼行而摹情寫景已覺興會淋漓此五古之最

可法

者

壯遊

鶴曰當是大曆元年秋作詩云殊方指夔州也

上章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故拈昔遊為

題此章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當拈往遊為題若

作壯年之遊何以首尾兼及老少事即壯字疑誤

往者

一作昔

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

原注崔鄭州尚魏豫州啟心

徒以我似

一作比

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

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落

一作畧

小時

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

先敘少年之遊公生而穎異

豪邁不羈於自敘見之阮籍詩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

書古詩粲粲翰墨場唐科名記崔尚擢久視二年進

士會要神龍三年才膺管樂科魏啟心及第南史鄭灼夢遇

固揚雄王僧達祭顏光祿文蔽班楊南史鄭灼夢遇

皇侃侃曰鄭郎開口侃因吐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又

劉穆之謂宋武帝曰公但縱筆為大字趙壹詩不如一

囊錢絕交書剛腸疾惡輕肆出言語林周尚崇尚老

莊脫落名教孔融薦禰衡表脫畧公卿跌宕文史晉書

周顛傳時輩親狎莫能褻也樂毅書論行而結父者立

名之士陸機嘆逝詩鴉髮成老蒼列子揮斥八極

俗物見東下去聲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

扶桑王謝風流遠闔閭丘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芟荷香

嗟峨閭門北清廟映廻一作池塘每趨吳太伯撫事淚浪浪

蒸魚聞七首除道晒要說文腰章二句舊在枕去聲戈憶勾

踐渡浙想秦皇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

罷不能忘此敘吳越之遊要章以上吳門古蹟枕戈以下越中勝境越絕書闔閭起姑蘇臺三年聚

上卷

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後漢〕王常傳至死無遺恨

山海經大荒之中賜谷上有扶桑王戎謝安輩乃東晉

名族〔越絕書〕閩冢在吳縣閩門外墓以盤郢魚腸之

劍葬三日白虎踞其上號曰虎丘〔吳越春秋〕遂保丘墓

法臺〔一統志〕虎丘山一名海湧峰上有劍池千人石生公說

大長洲〔吳郡圖經〕長洲苑在縣西南七十里〔字林〕楚名

菱曰菱〔國語〕屈到嗜菱是也〔爾雅釋〕河東人呼荷為芙蓉

北方人便以藕為荷〔張載詩〕嗟峨似荆巫〔吳越春秋〕

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閩門以通天氣復名破楚

門〔陸機吳越行〕閩門何峩峩飛閣跨通波〔詩〕於穆清廟

〔吳郡志〕太伯廟東漢永興二年太守糜豹建於閩門外

更〔記注〕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其廟在閩門

外正與冢相近〔舊注〕指孫皓父和之廟謬甚〔越絕書〕洋

中塘去縣二十六里〔謝朓哀文〕迴塘寂其已暮兮〔杜臆〕

泰伯讓而世好爭故撫往事而墮淚〔傅季友表〕撫事承

念〔楚辭〕沾余襟之浪浪〔刺客傳〕吳公子光具酒請王

僚使專諸置匕首魚腹中進之以刺王僚僚死光自立是

為闔閩〔朱買臣傳〕會稽聞太守至發民除道入吳界見

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呼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要〕

章謂太守章印（西京雜記）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崔湜詩）郡邸忽腰章（朱注）枕戈待旦此劉琨語

乃借用之（前秦王永徽文）枕戈待旦志雪大恥（鶴曰）九域志蘇州會稽俱有勾踐廟（秦本紀）始皇浮江下觀藉

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宋之問詩）越女顏如花李白越女詩玉面邪

溪女青蛾紅粉粧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任昉述異記）鏡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因得名今軒轅磨鏡石尚存

石畔常潔不生蔓草（會稽記）漢順帝永和間立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九域志）越州東南二百八十里有剡縣

縣有剡溪（一統志）剡溪在嵊縣縣治南（古今注）蓮花之最秀異者（陳琳詩）載歡載笑欲罷不能歸帆拂

天姥中歲貢舊鄉氣劇（音）屈（九勿切）賈壘日（一作）短曹劉墻

忤下（去聲）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

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呼鷹皂（一作）櫪（一作）林逐獸雲雪

岡射（音）飛曾（音）縱鞚引（一云）躄（音）臂落鵝鷓蘇侯（原注）監門據

石（音）飛曾（音）縱鞚引（一云）躄（音）臂落鵝鷓蘇侯（原注）監門據

歡喜忽如攜葛疆

此敘齊趙之遊 歸帆自吳越而返河

在開元二十三年時公年二十四矣故云中歲舊鄉指河

南公居河南鞏縣也 氣摩壘欲相敵目短牆欲俯視

謝靈運詩 暝投剡溪宿明登天姥岑 吳越郡國志 天姥峯

與括蒼山相連 白居易 沃州山記 東南山水越為首剡為

面沃州天姥為眉目 屈原賈誼曹植劉楨漢魏才人

漢書贊賈山自下剡上 左傳 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

杜臆 短牆猶云及眉之牆 試不申式者曰下第 唐書

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舉選不由館

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既至省由戶部集閱

而關於考功員外郎試之 唐撫言俊秀登科北皆考功主

之開元二十四年廷議省即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詔禮

部侍郎專之 張衡西京賦 封畿千里統以京尹 漢書內

史周官武帝更名京兆尹 高士傳 劉伶肆意放蕩以宇

宙為狹 新書 甫客遊吳越齊趙間舉進士不第 魏都

賦 僕黨清狂 漢高后傳 趙王宮叢臺災 顏師古曰 連聚

非一故名叢臺本六國時趙王故臺在邯鄲城中 子虛

賦 秋田乎青丘 寰宇記 青丘在青州千乘縣齊景公田於

此 夢弼曰 皂櫪林雲雪岡皆齊地 列子 孔子曰 爭魚

者需逐獸者趨〔北史侯景好乘小馬彈射飛鳥〕縱韉

放轡疾馳也〔南都賦仰落雙鷄〕〔後漢書馬援據鞍顧

盼以示可用〕〔晉山簡傳〕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

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兄

必詞伯賞一作貴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

廢食召羣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一作受痛飲信行藏黑貂

寧一作不免弊斑鬢兀稱觴杜曲晚一作挽耆舊四郊多白

楊坐淡鄉黨敬日一作自覺死生忙朱門任一作務傾奪赤族

迭罹殃國馬竭粟豆官雞輪稻梁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

亡此敘長安之遊公遊齊趙在開元二十五年其再赴

咸京在天寶五載時相去九年矣詞伯指岑參鄭虔輩

賢王置醴指汝陽王璣也公獻三大禮賦在天寶十載

帝奇之使待詔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此

見天子羣公時也脫身言不與仕籍信行藏謂得失任之

於命黑貂六句自歎窮老朱門六句有慨朝事傾奪罹

士寺羊主

卷十六

見

殃如林甫之誅逐貴臣國忠之構陷王鏐是也夢弼曰

舞馬衣文采飼以豆粟五坊有鬪雞民輸稻梁以供養此

皆明皇侈心自恣也舉此一隅則當時煩費可知故嘗引

古傷今而有興亡之慮焉曹植與吳質書貴且快意

建安初荆州童謠八九年間始欲衰詩誰將西歸任

助為王儉集序弘獎風流許與氣類論衡文詞之伯

鄒陽傳何王之門不可曳裾楚元王敬穆生置醴以代

酒漢太初四年起明光殿陶潛詩驅役無停息軒裳

逝東崖史記項羽紀脫身獨騎世說王孝伯曰但得

常無事痛飲讀離騷西征賦孔隨時以行藏蘇季子

黑貂裘敝注別見秋興賦斑鬢以承弁杜臆斑鬢

稱觴知古人亦慶壽矣張正見詩稱觴溢綺筵杜曲公

故里者舊漸已喪亡則己之坐居土列者日覺生死路迫

矣從外視內位上者坐淡陳師道詩坐下漸多人不如杜

句蘊藉者舊名臣見漢蕭育傳解嘲客欲朱丹其轂

不知一跌赤吾之族王績詩朱門雖足悅赤族亦可傷

嵇康詩權智相傾奪北征賦我獨懼此百殃考工記

國馬之輶注國馬謂種馬江淹翡翠賦雞鷺以稻梁致

憂三都賦序聊舉其一隅趙克國傳轉運煩費新

序叔孫通稱說引古書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

不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平叶

聲 崆峒殺氣黑去聲少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

音 杭翠華擁吳一作岳 岳春俱切 虎噉豺狼爪牙一不中去聲

胡兵更陸梁一作天 軍載草草凋瘵滿膏肓備員竊補袞

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一作毀 下憫萬民一作蒼生 瘡斯時伏

青蒲廷諍守御牀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恕

宇縣復扶又切 小康哭廟灰燼中鼻酸朝音 未央此敘奔赴

從還京事 河朔謂祿山起兵 岷山謂明皇幸蜀兩宮相

望立肅父子異地也 朱注 崆峒在西 少海在東 言東西

皆用兵也 舊注以太子屬少海星指廣平 倣為元帥 恐非 命子上皇禪位 戎行肅宗親征 翠華天子葆羽 騎虎靈 武諸將 盧注 一不申指陳濤斜之敗 載草草指清溝之 潰凋瘵民力困疲也 備員以下自述拾遺始末 公疏救房

上寺羊生 卷十六

瑀帝怒不測賴張鎬營解故云赫怒幸無傷哭廟痛國遭
亂酸鼻畏已罹罪○河朔河北地周書我卜河朔黎水

前漢終軍傳邊境時有風塵之警家語江始於岷山
三輔黃圖漢修飾長楊宮以備行幸揚雄酒賦出入兩

宮史三王傳出稱警入稱蹕注警戒肅也蹕止行人也
古詩微陰盛殺氣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殞東方曰

太渚曰少海唐書東藝傳流鬼直黑水東北少海之北三
面皆阻海旌旗黃僭用天子旗幟也左傳劉子曰美

哉禹功明德遠矣命子卽傳子也帝王世紀黃帝與
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詩以啟戎行張衡西京賦吳嶽

為之隄堵正異吳岳在扶風下園云在隴州史記周武
王誓衆曰如虎如羆如豺如螭後漢杜篤論都賦虒怒之

旅如虎如螭何晏刀銘用造斯器螭虎是斬此螭虎二字
所自出杜預左傳注以螭為山神獸也今按蛟螭固不能

食豺狼卽螭魅亦豈能吞噬猛獸據列子黃帝與炎帝戰
於阪泉之野帥熊羆豺豹龜虎為前驅陸佃曰虎五指為

龜當作龜虎為是詩祈父予王之爪牙陳琳檄鷹犬之
才爪牙可任陳子昂詩胡兵屯塞下甘泉賦飛蒙茸

而走陸梁西京賦怪獸陸梁詩勞人草草凋瘵注別
見膏肓注見八哀詩秦本紀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

弗用

漢書史丹傳

元帝欲易太子丹聞上獨寢直入卧

內伏青蒲上泣諫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

至此服虔曰以青緣蒲席也孟康曰以蒲青為席用蔽地

也洙曰王陵面折廷諍晉書衛瓘託辭坐帝牀前

國語主辱臣死檀弓申生不敢愛其死西京賦武士

赫怒孟子無傷也左傳並建聖哲王命論寬明而

仁恕秦之崑山石銘宇縣之中承順聖意詩迄可小

康曹問六代論宗廟俱為灰燼後漢公孫述傳光武

日開之可為酸鼻漢有未央宮

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鬱鬱苦不展

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捐一作微芳之推避賞從

一漁父濯滄浪榮華敵勳業歲暮有嚴霜吾觀鴟夷子才

格出尋常羣兇逆未定側佇英俊翔此敘貶官以後久客

不復獻言矣老客殊方領起全段鬱鬱二句客居之况秋

風二句客居之景之推以下傷已而兼以慨世乃客居之

感託身世外等於之推漁父彼瞽眼榮華何足羨乎必

得范蠡其人始可救亂而濟時也盧注謂鴟夷子乃思

杜詩羊生

卷十六

三

李泌時泌歸衡山猶范蠡之適五湖此篇短長夾行起
十四句卽以二十句間之次十六句卽以二十二句間之
後二十六句又以十四句收之參錯之中自成部署○枚
乘柳賦小臣莫效於鴻毛毋丘儉詩但當養羽翮宋
子侯詩花葉正低昂陸機詩江籬生幽渚微芳不足宣
淑氣與時隕餘芳隨風捐介之推注別見屈原傳漁
父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云云杜臆榮華勝於勲業
鮮能令終如嚴霜之殺草班固答賓戲朝爲榮華夕爲
顛顛潘岳誄文名器雖光勲業未融蘇武詩晨起踐
嚴霜賈殖傳范蠡適齊爲鴟夷子皮師古曰言若盛酒
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才格謂才能品格孔融
上書王師電掣群凶破殄前漢王褒頌開寬裕之路以
延天下
之英俊

劉克莊曰此詩押五十六韻在五言古風中尤多悲壯
語雖荆卿之歌雍門之琴高漸離之筑音調節奏不如
是之跌宕豪放也王嗣奭曰此乃公自爲傳其行徑
大都似李太白然李一味豪放公却豪中有細又云觀
其吳越齊趙之遊壯歲詩文遺逸多矣豈晚歲詩律轉
細自棄前魚耶篇中揚字浪字韻脚重拈但字同義

異不妨互見。若字異義同，却不可用矣。杜集中敘天寶亂離事，凡十數見，而語無重複，其才思能善於變化。

遣懷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作。蓋李白以寶應元年卒，高適以永泰元年卒。詩云存歿再嗚呼，又云繫

舟卧荆巫，故知其為大曆初夔州作也。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邑中

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讎不

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

自敘梁宋之遊，上四都會之

雄壯，中四人物之殷盛，下四風俗之任俠。

杜臆：名與劇

對名謂名邦，劇乃頌劇邑。中以下見其名，白刃以下見其

劇。趙曰：主則土著人，客則寄遊者。○漢書：梁孝王城睢

陽北界，太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唐書：宋州睢

陽郡屬河南道，本梁郡。天寶元年更名。前漢功臣表：大

臣名都。史：酈生傳：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唐

書：汴州陳留郡屬河南道。史：文帝紀：以齊劇郡。唐書

貝州清河郡魏州武陽郡俱屬河北道。貝州今東昌府恩

上寺年主 卷一六 五

縣魏州今大名府地〔東征賦〕尊通衢之大道〔古詩〕度

阡越陌互為主客〔漢書〕郭解河內人也陰賊感槩以軀

藉友報仇劇孟洛陽人也以俠顯及死家無十金之財白

刃黃金二句暗用二人事於梁宋相合也〔後漢〕魏朗傳

白日操刃報讐於縣中

〔東都賦〕紅塵四合 憶與高李輩論平聲交入酒壚兩公

壯藻思去聲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去聲臺懷古視平蕪芒碭

雲一去雁驚空相呼此敘高李同遊之興 三人相得成 千古文章知己 芒碭雲去 漢高遺迹

難尋也杜臆云此可見其曠懷○〔世說〕王濬冲經黃公酒

壚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阮共酣飲於此壚〔古樂府〕

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腴敷腴喜悅之色〔唐書〕本傳甫

從高適李白過汴州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水經〕

〔注〕陳雷風俗傳曰縣有蒼頡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臺梁

王增築以為吹臺城隍夷滅畧存故址其臺方一百許步

〔楊慎曰〕吹臺卽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史〕稱平

臺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嘗為雪賦又名雪臺〔東都賦〕

慨長思而懷古〔江淹詩〕青滿平地蕪〔又〕平蕪帶天〔漢〕

晝高祖隱於芒碭山所居上常有雲氣〔應劭曰〕芒屬沛國

梁國

先帝正好去聲武寰海未凋枯猛將去聲收西域長戟破

林胡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去如泥尺土負一作

百夫

此敘明皇開邊之事。收西域如王忠嗣哥舒翰輩。破林胡如安祿山張守珪輩。趙曰攻取豈無勝負。

唯獻捷而掩敗故不云輸。驅百萬之衆以攻一城是一

尺之士不足償百夫之命矣。故曰負百夫。○通鑑玄宗紀

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幸。江淹詩竊

值寰海闢仄見圭緯昌。虞茂詩原澤潤凋枯。抱朴子

猛將難禦。前漢鄭吉傳卒伍從軍數出西域。又晁錯

傳勁弩長戟射疏及遠。通鑑注契丹即戰國林胡地也

唐會要開元二十六年張守珪大破契丹林胡遣使獻捷

唐韻俗謂負為輸。左傳組甲三百被練三百。注組甲

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皆精兵也。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

諸葛武侯新書此百夫之將。

鑪亂離朋友盡合沓歲月徂吾衰將焉於虔切託存歿再

鳴呼蕭條益堪愧一云病獨在一云天一隅乘黃已去矣

益甚

愧獨

凡馬徒區區不復

扶又切

見顏鮑繫

音計

舟卧荆巫臨餐吐更

食常恐違撫孤

末敘亂離死生而深痛高李之亡

上六辭大鑪

元氣損傷再嗚呼高李俱逝乘黃比二子凡馬公自喻未恐客死於夔不見兩家子孫也此章首段十二句中

各入句末段十四句○庾信碑文天子拓境百越來庭

元和即太和郭璞江賦稟元氣之靈和莊子以天地為

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揚雄解難陶冶大鑪洞蕭賦薄索

合沓合沓相繼貌古詩各在天一隅洙曰乘黃駿馬

也鶴曰詩正義云黃驂曰黃謂黃而驂色抱朴子凡馬

野鷹本實一類古詩一心抱區區顏延之鮑照以比

高李詩才張載詩西瞻岷山嶺嗟峨似荆巫自巫山而

下為荆州也何胥哭陳昭詩撫孤空對此零淚欲何言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鶴注編在大曆元年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少

上聲一作小

年疑柱史多術怪仙

公不但時人惜祗應

平聲吾道窮此間報而深痛韋蕭柱下史得長年侍御以少年

而亡故疑之蕭史乘鶴昇仙尊師以多術而卒故怪之兩引古人一切官一切姓存亡關於吾道見其人足重也○

公羊傳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一哀侵疾病相識一作自兒童處處隣

家笛飄飄客子蓬強區兩切吟懷舊賦已作白頭翁此悼友而自傷

衰老哀之切為交久也隣家笛觸耳生悲客子蓬隣已流落白頭懷舊恐將繼蕭韋而逝也杜臆一哀侵疾病

相見自兒童信筆寫去不對之對惟杜有之此章上下各六句○向秀思舊賦為嵇康呂安而作其序曰於時日

薄虞淵寒冰淒然隣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遊讌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飄

隨長風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潘岳懷舊賦為楊暨楊潭而作魏文帝曰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存歿口號二首鶴注據鄭虔死於廣德二年則梁氏編在大曆元年為是

席謙不見近彈碁一作碁畢耀一作耀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

無限事一作笑白楊今日幾人悲原注道士席謙吳人善彈碁畢耀善為小詩○此謂

上等羊庄

席存而畢歿也。近不見言人存地隔。舊仍傳言詩在人亡。席尚存，故望其玉局降仙。畢已歿，故傷其白楊拱墓。兩句分頂下章亦然。畢曜僅傳小詩，而前此稱為才大。今詩

伯杜臆譏其不相蒙。良是。大約贈人之詞，不無過譽。歿後

乃用直筆耳。○西京雜記：劉向作彈棋，以獻梁冀。傳冀善

彈棋，格五。注：藝經：舊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

碁枰，當下呼上，更相彈也。其局以石為之。古今詩話：彈碁

有譜一卷，唐賢所為。其局方五尺，中心高如蓋，其顛為小

壺，四角微起。李義山詩：莫近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

尊也。白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敢妙是長斜。謂持角長斜一

發過半局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亦用二十四碁者，即此

戲也。今人罕為之矣。乾元間，畢曜除監察御史，未幾以

酷毒流貶黔中。其歿當在此時。姜宸英曰：酷吏敬羽傳

羽與毛若虛、裴昇、畢曜同時，皆暴忍。時稱毛敬裴畢未幾

昇曜流黔中，曜正肅宗時人。又喬琳傳：曜曾為郭子儀書

記。黃希曰：張道陵修道既成，老子降於成都地湧出一

玉局，高丈餘。老君昇座授道畢，老君已回玉局消散。古

詩：蕭蕭白楊樹，松柏夾廣路。陶潛挽歌：荒草何茫茫，白楊

亦蕭蕭。

吳論據不見仍曹四字遂云席歿畢存今按梓州詩云
高門薊子過是與席相見時此云不見近彈碁公獨往
夔州矣向在長安贈畢曜詩云流傳江鮑體是平日作
詩此云仍傳舊小詩是死後詩傳也若云畢尚存則當
云新詩不當云舊矣或據搜神記南谷山中有白玉
碁局引以證彈碁非也若依此則下句白楊何獨不承
小詩乎又盧注引隋書白楊何妥以證畢曜未
亡使事隱僻蕭蕭白楊樹自當以古詩為據耳

鄭公紛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

人間不解重驂驪原注高士榮陽鄭虔善畫山水曹霸善

世更無山水之奇曹霸雖存人誰識驂驪之價乎傷之

一惜之也或云得虔之圖幾今天下山水無色得霸之

馬能使人間驂驪減價乃極贊其筆墨之神妙亦通又一

說何曾有謂世不收藏不解重謂人弗珍惜意義似淺

抱朴子粉繪表形著圖季陵詩巖父辭長夜

慈母去中堂左思吳都賦丹青圖其珍瑋
容齋續筆子美存歿絕句每篇一存一歿蓋席謙曹霸
存畢曜鄭虔歿也魯直荆江亭即事二首其一云閉門

土詩羊主

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飽味西風
 吹淚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錢塘
 瞿佑歸田詩話云山谷此詩喻二人才思遲速之異也
 後山詩如壞墻得雨塌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寥落之
 狀可想淮海詩如翡翠側身窺綠酒醒睡偷眼遊紅粧
 艷治之情可見二人他作亦多類此後山為秘書正字
 宿齋宮驟寒或送綿半臂卻之不服竟感疾而終淮海
 謫藤州以玉盂汲水笑視而卒二人於臨終屯泰不同
 又如此信乎
 各有造物也

杜詩詳註十六卷終

公餘餘... 詩... 卷終